

# 流動的所在

## 以澎湖八罩島 (望安島) 為例

張朝勝\*

李光中\*\*

### 摘要

海洋既流動且不穩定，地理學門在 19 世紀末開始關注海洋，地方知識的概念亦同時挹注，人文地理學於 20 世紀末迎來海洋的四個浪潮，尤其，(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的論述為海洋拓展出深度、容積、物質、相變等意涵。地方感是人類與地方的互動經驗和情感鍵結，而海洋通常被認為係單調且空白的空間，本文亟欲探究海洋作為地方的可能性。以澎湖八罩島為例，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探究 20 位島民的海洋經驗。結果發現：第一，島民係從沙灘開始親近 (進入) 海洋，甚於此習得游泳或漁獵技能。第二，海洋的地方知識係透過緊密的社群關係而交流，宗教的文化信仰係藉由祭儀的耳濡目染而傳承。第三，島民以地方知識而於海洋穩定身體，包含建構地圖認知、理解雙重容積 (東北季風、潮汐流水)、定位海中位置、劃分海洋領域。第四，島民以宗教信仰而於海洋穩定心理，例如避諱特殊海域、潔淨周遭海域、潔淨自身船舟。第五，島民進入、敬畏 (避諱) 或退出海洋，取決於海洋時空、自我心理與生理狀況的總和考量。藉著緩和海洋流動性、挖掘人海情感鍵結、賦予海洋空間意義、以船棲居於海，吾人遂可將地方感論述往海洋推展。本文主張，海洋地方感理論的內部係地方知識、情感鍵結、身體感受共三個層面，各個層面既自我流變也彼此流動，更可共組為個體心智容積；外部係海洋季風雙重容積的潮濕本體，以及透過相變的不只是潮濕本體，而海洋地方感的形塑便是海風雙重容積與個體心智容積的對話與浸潤。

**關鍵字：**海洋地方感、(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地方知識、情感鍵結、容積

---

\*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

\*\*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kclcc2000@gmail.com)

## 前言

澎湖群島於南宋被稱為「平湖」，於明代被葡萄牙人稱為「漁翁島 (Ilhas Pescadores)」，清代林豪、薛紹元 (1894/2006: 72) 描述澎湖地理形勢：「各島星羅棋布，遠近錯列，港道紆迴，礁汕隱伏水中，非熟悉夷險者不敢輕進……。」這些舊地名和敘述點出了海洋、島礁 (陸地) 和漁人三者的互動關係。人們對於海洋的刻板印象，如 Boelhower (2008: 92) 所述：「無法留痕，沒有地名、城鎮和棲居的地方；無法被擁有；須以特定語言始可理解；傳統上被認為係出類拔萃的自由空間。」相對於陸地的特性，如乾燥、封閉、有界限、穩定與固定、分離、經久與永恆、定棲與靜止、存有、裡面，海洋的特性包含潮濕、流動與液態、不穩定、不確定、不可預測、改變與易變、暫時、動態與過程、介質與連接、流變、外面、廣袤、深度、鹽度等 (Steinberg 2001, 2013; 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即如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所提，海洋內沒有事物是穩定的，其內的一連串東西持續進行交換，如水的固液氣相、沙泥貝其他物質、意義等。

傳統上探討人海互動的視角有三，分別視海洋為資源提供者、運輸平面、戰場 (Steinberg 2001)，目前有幾個學術領域嘗試探討人類和海洋的互動關係，其一為 1970 年代興起的海洋人類學，如 Cordell (1989) 所編纂的《*A Sea of Small Boats*》一書，集結世界各地的近岸地區有關漁權、海權、領域等論著。其二為海洋地理學，濫觴於英國軍艦挑戰者號 (HMS Challenger) 於 1872-1876 年的科學考察，其後並嘗試集成海洋學、海洋的人文地理學、海洋的自然地理學等 (Anderson and Peters 2014; Peters 2017; Smith 2004)，其中，人文地理學著重於海洋自然過程與社會文化經驗的共構，自然地理學著重於海岸和海洋兩大區域，此外，「國際地理聯合會海洋地理委員會」亦於 1998 年發布《海洋地理國際憲章》，鼓勵地理學分支進軍海洋，並提倡應捨棄海陸分界的二元觀點，該憲章將海洋地理分為海岸海洋地理、深洋地理、區域海洋地理。其三為約 2000 年興起的海洋空間計畫，試圖在時間和空間上經營管理人類活動的分布 (Ehler, Zaucha, and Gee 2019)，例如，以社會環境永續或生物倫理學的角度，海洋提供人類諸多惠益，但人類亦以噪音、化學物、垃圾、過漁、採礦等方式侵入海洋 (Maser 2014)，不過，也有如 Gee (2019) 倡議以地方或文化海景 (cultural seascape) 角度來珍視海洋。

人文地理學於 1970 年代興起源自陸地的地方感 (情感鍵結) 理論，近來興起源自海洋的潮濕本體論，而在臺灣，前者並未引申至海洋，後者亦無回歸應用於海洋。在臺灣以人文地理學探討海洋當屬陳憲明 (1987, 1989, 1991a, 1991b, 1992) 和顏秀玲 (1996)，陳氏先於臺灣北部和東部以時間地理學的角度探討當地漁撈活動，後以人文生態、領域性、地方知識等角度探究澎湖群島北海的島嶼或漁場，這些論述其實隱約涉及海洋的深度和地方感意涵。例如，陳憲明 (1987: 72-3) 提到：「漁撈活動空間在海域，阻止了調查的機會，而且海域的特性是流動的、立體的，做為地理學的研究較為困難。」此言顯然與往後的潮濕本體論不謀而合。再如，顏秀玲 (1996: 135-6) 探討赤崁和吉貝的漁場，該文提及：「經由漁民對漁場空間的辨認，……。如赤崁漁民擅於利用“咬山辦”的方式找尋丁香漁場及釣魚的場所，……；吉貝漁民則擅於辨識附近的海底地形，……，確定漁場的所在，……。兩村漁場彼此不重疊，顯示漁民對環境認知上的差異，而各有不同的場所感，最熟悉的環境便成為漁民最常使用的漁場空間，隱然區分出兩村不同的漁場領域。」藉由多樣的地理詞彙，如空間、場所、所在和領域，顏氏實已將海洋視為地方。然而，前述文章皆僅探究澎湖北海，未涉南海。

有趣的是，張朝勝、李光中 (2019: 89) 於八罩島的引述，讓人瞥見一絲曙光，「因為以前我都和我爸爸出去釣魚，埔船垵出去在那邊釣魚，……，經過埔船垵港，那時候觸感傷情，真的很艱苦，不知道說怎麼，這個我熟悉的所在 (sóo-tsāi)，結果人已經走了……。」亦即，地方感不僅見於陸地，似也可推移至海洋。以八罩島作為海洋地方感和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的應用區域，有以下利基：第一，前述引文已稍微觸及海洋地方感概念。第二，前述澎湖北海的研究雖可供借鏡，但對於澎湖群島的「岩礁」較少涉獵，而八罩群島已然清晰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19a)，並有將船難事件、海底地形和暗礁分布互為連結的嘗試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20)。第三，八罩島的獨特地景是沙灘且盛產文石，加諸於潮間帶和坪腳海的漁撈和採石活動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21)，這些特質恰可體現海洋、島礁、漁人的互動關係和地方知識。第四，八罩島宗教信仰的若干祭儀和海洋或漁撈活動息息相關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19b)，此亦可拓展出獨特的海洋地方感。由此，不禁令人期待地方感、地方知識和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可與八罩島激盪出甚麼樣的火花。

本文旨在探究海洋作為所在 (地方) 的可能性，即了解島民的生活經驗如何形塑海洋地方感，其次，以地方知識和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的視野來檢視海洋地理中海洋、島礁、人類的互動關係。文章架構如下，前言點出澎湖群島的海洋、島礁、人類三項要素，簡述海洋特質，並鋪陳八罩島為何適合以人文地理學的地方感和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海洋人類學的地方知識加以深究，後則說明研究目的。文獻回顧劃分四節：一係簡述地方和地方感意涵，實徵研究的地方多指涉陸地；二係說明地理學與海洋的關係、人文地理學的四個海洋浪潮、(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的興起；三係說明近來海洋人類學常援引的地方知識概念；四係描述海洋經驗、身體感受與地方感。研究區域、方法、對象即如章節名稱。研究結果以近 (進) 海、知海、敬海三個小節，分別闡述島民如何親近 (進入) 海洋、如何以海洋知識穩定身體、如何以宗教信仰穩定心理，並分析進海、敬海、退海之間的拮抗交纏。最後，綜合成果以為結論，並繪製海洋地方感理論架構。

## 文獻回顧

### (一) 地方與地方感的陸域侷限

地方 (place) 也有譯為場所，劍橋詞典甚至翻譯為家 (home)，普遍具有棲居意涵 (Manzo 2005)。不同學者對於地方有多樣闡釋，例如，Lukermann (1964) 認為地方有六個元素：第一，位置 (location) 的概念是為絕對基礎，可以其內在特徵和外連連結指涉位置，由此，地方有空間延展，並有內外層次。第二，地方涉及自然和文化元素的整合，故各式結構使得每個地方有其獨特。第三，地方之間藉由空間的互動和移動而彼此連結，地方皆是循環架構的一部分。第四，地方係本土化，既是區域 (area) 的一部分，也是本土化系統的焦點。第五，隨著歷史或文化的改變，新舊元素增加或消失，地方隨之浮現或轉變，亦即，地方擁有顯著的歷史要素。第六，地方具有意義，為人類的信仰所形塑。而 May (1970) 認為地方被地理學者用來指涉幾個意義：第一，指涉整個地球表面。第二，指涉如城市、省、鄉等空間單位，但此意義無法與地區 (region) 清楚區分。第三，指涉空間的特殊或特定部分，並有佔據意涵。第四，指涉確切位置，地方是由特定座落的眾多事物所形塑。

Relph (1976) 曾提地方本質的三個元素，分別係靜態且實質的環境、活動與意義。最為經典的詮

釋，莫過於 Tuan (1977) 所認為空間 (space) 與地方應互為定義，空間係開放、自由且具威脅，地方係安全與穩定，若視空間容許移動，地方便是停駐，而移動過程的每一停駐，便有轉化空間為地方的可能。此外，Steele (1981) 區分地方和環境 (setting) 兩個詞彙，其認為地方包含地方感和地方精神，地方感係人於特定環境的特殊經驗，而環境則指涉人們周遭事物，包含實質性和社會性兩部分。Agnew (1987) 指涉地方係具意義的區位 (location)，並認為地方有三個面向：第一，區位，可指涉為客觀座標；第二，場所 (locale)，係指具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第三，地方感，係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Low and Altman (1992) 認為地方意指人們所依附的環境區域，其尺度、特殊性、實質性各自迥異。前述學者所認知的地方，大致有兩處相似：一係實質環境，如靜態且實質的環境、地方感 (實質性環境)、區位；二係社會連結，如活動、地方感 (社會性環境)、場所。

地方感一詞最早約出現於《*The Science of Geography*》一書，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65: 7) 提到：「地方感深深地烙印於人類種族，係為領域感、方向以及距離的複合體。」嗣後，眾多學者對於地方感的定義漸趨一致，例如，Tuan (1974: 4) 形容 topophilia (有譯為鄉土愛、地方之愛、親地方性、戀地情結等) 為「人與地方或環境的情感鍵結 (affective bond)」，Steele (1981: 9-11) 形容地方感係「人於特定環境的特殊經驗」，亦即「人與環境相互結合所創造的經驗」。總之，地方感的兩個主體係為人類與地方。

無論係實質環境、地方或地方感，前述學者雖然或多或少提到地方擁有多樣尺度，但並沒有特別指稱陸域或海域，例如 May (1970) 既然提到地方可以指涉整個地球表面，那麼是否包括海域呢？然而，若細數有關地方感、地方依附 (place attachment) 或地方意義 (place meaning) 的實徵研究，可以發現多數學者其實不自覺地將地方侷限於陸域，且多以城市或社區為單位 (Bailey, Devine-Wright, and Batel 2016; Cuba and Hummon 1993; Devine-Wright and Howes 2010; Gustafson 2001; Hay 1998; Hummon 1992; Lewicka 2011; Manzo 2005; McHugh and Mings 1996)，少部分以園區為單位 (Bleam 2018; Spartz and Shaw 2011)。如此情況亦見於臺灣，以近 200 餘篇博碩士論文來看，該些地方有建築物 (屋宅、球場、校園、廣場、賣場、餐廳、夜市、老街、自行車道、廟宇)、都市鄉鎮 (社區、部落、農村、漁村)、山區 (登山步道)、溪流、湖泊、潮間帶、園區 (一般公園、農場、動物園、風景區、博物園區、文化園區、國家公園) 等，幾乎未曾涉及海洋。由前所述，即便將地方感理論施展於海洋，卻也面臨最主要的問題，如何根植、棲居於流動且不穩定的海洋？如何創造經驗？如何劃分領域？人文地理學的海洋浪潮或許可以給予我們若干啟示。

## (二) 人文地理學的海洋浪潮

地理學一直以來是以陸域為主的學門，例如，地圖上的海洋係為藍色、扁平且不改變、時間空間皆屬穩定 (Steinberg 2013)，海洋幾乎不被視為地方且近乎空白 (Peters 2010;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Steinberg 1999)，原因如下。第一，海洋通常位於國家領土之外。第二，海洋的流動形式，使得人們無法於其表面銘刻存在，海洋係不適合居住的，既無法提供移居，更無法提供永久定棲的住所或植根 (Alexander 1968; Gee 2019; Steinberg 2013)。第三，吾人習慣區分社會和自然為二元概念，而海洋便常僅僅被視為自然空間 (Steinberg 2017)。第四，人們的難以接近也導致對於海洋的貧乏認知，甚而成為隱喻或想像 (Peters 2017;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Wright 1999)。因此，Anderson (2012) 稱此定棲式

態度，使得地理學侷限成陸地地理學和閉鎖地理學，即限制於內陸範疇 (Lambert, Martins, and Ogborn 2006)。然而，「地理」既然意為地球寫作，顯然佔 70% 地球面積的海洋未被包含其中 (Peters 2017)，而海景的多樣性和動態性便挑戰了傳統人文地理學的視野 (Anderson 2014a)，此外，海洋其實也透過航運等方式而滲透和浸潤著吾人的日常生活 (Anderson and Peters 2014; Peters 2020)，海洋既連結亦阻隔，故 Peters (2010: 1269) 遂言：「海洋不只存於外面，它無處不在。」

海洋約於 1990 年代滲入人文地理學，其中，若干以海洋為主題的專刊和專書挹注良多，由此，人文地理學迎來了海洋的四個浪潮 (Steinberg 2017)。第一浪潮係以政治經濟的觀點解析全球化中的海洋，包含 1999 年的《*Geographical Review*》曾以「連結海洋」作為專刊主題，嘗試將焦點由陸地轉移至海洋；1999 年的《*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亦曾以「海洋空間的地理學」作為關注焦點，為後續的潮濕本體論鋪路；Steinberg (2001) 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一書亦論述海洋與資本主義的關係。第二浪潮係以科學觀點連結海洋知識，例如，2004 年的《*World Archaeology*》曾以「海景」作為專刊主題，頗多考古史前或中世紀時代的人類與海洋互動，如漁滬、石堆等；2006 年的《*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曾以「海洋的歷史地理」作為專刊主題，如海底測繪、日本解鎖、船難事件等歷史。

第三浪潮著重於對海洋的情感意義，如 Anderson and Peters (2014) 所編撰的《*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其中廣述如衝浪者、划獨木舟者、潛水者的海洋經驗，並且倡議「不只是人類的地理學 (more-than-human geography)」涉入海洋，該書目的有三，包含：使海洋成為人文地理學的視角中心、填滿昔日對於海洋的空白認知、提供海陸空世界新的思考方式。第四浪潮係藉由 Bridge (2013) 和 Elden (2013) 等人所倡議的深度和容積三度空間概念<sup>1</sup>，呼應海洋特性而發展出新式物質主義，即流動本體論 (fluid ontology)、潮濕本體論 (wet ontology) 和不只是潮濕本體論 (more-than-wet ontology) 等 (Anderson and Peters 2014;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2019; 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

吾人與海相遇於岸、於船、於海面、於海中，並藉此而承載記憶、情感與地方意義 (Merchant 2014; Steinberg 2013; Trist 1999)，即便將視角從陸地延伸至海洋，但多為平面、扁平與單調，即處於海面，而潮濕本體論的宗旨在於強調海洋的流動性、液態性、攪動性、深度、容積、浮現或動態重組、物質不穩定性等特質，其中，深度伴隨黑暗和閉塞，容積具有承載意涵，皆係深入海洋<sup>2</sup>，並突顯海洋三度空間的重要性 (Kracker 1999; Laloë 2016; Peters 2020; Wright 1999)。總的來看，海洋的容積、物質及浮現 (重組) 可謂最大特質，其中，水的物質性即為其流動性與濕度，且液相並可轉換為固相或氣相，而陸地雖有相同特質，但水的流動性、轉換性和深度，顯然較為突出。此外，潮濕本體論雖然著重於海洋的物質性，但仍與海洋經驗及其衍生意義不可分割。因此，潮濕本體論以海洋作為理想的、概念性的基礎而供理解世界，除可解封長久以來陸地思維的桎梏，並可藉以反思「地方」與「存有」的定棲和表面概念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然而，潮濕本體論中若干涉及地方的論述稍有矛盾，例如，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提到，海洋永遠無法穩定到足以被描述的程度，遑論被視為一個地方或一系列地方；又如，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 亦稱，海洋係動態環境，而地方可在流動性的脈絡下被理解。不過，Rouse (2016) 倒是認為潮濕本體論使得海洋不再是陸地與陸地之間的存在，而係作為意義的場所和地方而存在。

藉由生命由海洋拓殖至陸地的超海 (hypersea) 概念 (McMenamin and McMenamin 1994)，Peters

and Steinberg (2019) 旋再修正論述，發展出「不只是潮濕本體論」，由於潮濕本體論強調海洋的液態物質性，惟海的形態多變，既有如 Vannini and Taggart (2014) 所體驗海洋冰路的固態，亦有如霧的氣態，故應再考量其相變，以補其超乎液態和潮濕的多樣物質性。此外，海洋有其噴灑或滲漏的延伸形式，即以水圈而與大氣圈、地質圈、生物圈彼此交纏作用 (Maser 2014)。由此，透過觸覺、嗅覺、聽覺、味覺等方式，吾人的身體為海洋所包裹且浸漬；透過物質的多變形態，吾人見證海洋的自我超越；透過相關著作和隱喻 (Hau'ofa 2008)，海洋由實質轉換為想像。因此，海洋「不只是潮濕的空間」。潮濕本體論的概念被引申到若干面向。例如，航運的航線規劃通常僅視海洋表面，未考量海下深度，遂有擱淺觸礁等海事 (Peters 2020)；又如，海洋空間的物質面向包含自然營力、交互作用的生命、以及持續的變化，大西洋的馬尾藻海便擁有複雜的物質性 (Acton et al. 2019)，其保育範圍隨著洋流和季節而難以界定。

而在臺灣，廖昱凱、簡旭伸 (2019) 首先引介地理學的量體 (容積) 轉向，並主張量體的本體論係開放系統的物質元素複合體 (material and elemental assemblage)，有時如洋流般的流動量體，有時如地洞般固體化與具象化的三維空間，而人們往往藉由作用力如浮力來建構量體的認識論。量體概念延伸至許多範疇，包含：國家權力以垂直量體的技術與視野確保天 / 空 / 氣的安全治理、空氣階級化的都市空氣政治、地緣政治和地球物理政治的交互作用、人們處於量體的情感氛圍與身體經驗，其中，該文在論述地球物理政治時述及潮濕本體論，以登山和衝浪為對例，兩者在時間性 (地質時間與真實時間)、空間性 (板塊水平移動與海洋垂直流動)、物質形態 (單一固體板塊和多樣水分形態) 明顯具有差異。隨後，張怡婷、簡旭伸 (2021) 將量體概念應用於遭受空氣污染的高雄大林蒲，透過身體直覺式的經驗與知識 (如嗅覺與刺痛)、所有思考都具有空間方向性 (如東北風與西南風)、與地球系統一同感知的時空節奏 (如季節與時序)，「居民透過空汗看見風」，該文遂主張量體流動思維，亦即，承認風影響空汗、空汗浸潤人體，居民因此感受到風的時空政治性，如以保護西南風為由而阻擋遊艇製造專區計畫。再者，王驥懋 (2022) 也提到為克服自然社會的二元主義和陸域中心主義，地理學者遂發展出潮濕存有論 (潮濕本體論)，其潛在研究主題包含：船舶移動、船舶治理、海洋保護區、身體感官經驗等。特別的是，這些論述尚且點出量體或海洋研究可供強化之處，例如，張怡婷、簡旭伸 (2021) 提到量體研究通常係國家技術主導而缺乏常民視角，又如，王驥懋 (2022) 提到昔日社會科學甚少介入海洋環境相關研究，若干研究雖然打開海洋量體的黑盒子，但在理論或經驗 (實徵) 研究上，仍待臺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介入。事實上，臺灣社會科學對於海洋的探究，昔日多以人文地理學或海洋人類學的地方知識角度深入，雖較少觸及量體概念，但實已累積許多漁民海洋知識的實徵論著，這些論述既可連結流動量體和海洋經驗，更可進一步深化本文所欲闡述的海洋地方感。

### (三) 海洋人類學的地方知識

地方知識<sup>3</sup> 係指人們對於外在世界所認知的事實總和，以及與其相關的概念、信仰和認知的完整系統，其性質隨著環境而動態轉變，並可分為共同知識、共享知識、專門知識 (FAO 2005)。該領域崛起於 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所舉行的地球高峰會，其中《21 世紀議程》第三部分第 26 小節「認可並強化原住民和其社區的角色」，便涉及有關原住民知識的論述，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2 年發起的「地方和原住民知識體系」計畫，即係指涉社群與其自然周遭在長久互動下所發展出的理解、技術和哲學，

使得該領域愈受重視 (UNESCO 2017)。

漁人和海洋範疇於 2000 年後援引地方知識概念, 尤其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漁業中心於 2001 年 8 月 27-30 日舉辦「有效運用漁人知識」研討會 (Haggan, Brignall, and Wood 2003), 眾多地方知識和漁業資源的專家學者共襄盛舉, 為漁人和科學家的交集邁出一大步, 部分文章更收錄於《*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Science and Management*》一書 (Haggan, Neis, and Baird 2007)。無獨有偶, 目標在於匯聚「澎湖學<sup>4</sup>」的澎湖研究研討會, 第 12 屆的主題亦為「地方知識」, 其中, 尤以林文鎮 (2013) 所探討的吉貝嶼石滬最為貼切, 以石滬的股東組織為基礎, 運用海域空間、漁場地形、潮汐流水、魚類習性、修砌技術與工法等知識, 始可砌築出漁獲豐收的石滬。吉貝嶼的石滬可謂地方知識的良好體現, 即係「特定社區的人們在時間淬鍊下所擁有和持續發展的知識 (FAO 2005: 7)」, 特徵包含: 奠基於經驗、歷經數個世紀的使用驗證、適於在地文化和環境、隱含於社區的實踐或制度或關係與儀式、為個體或社區所持有、動態改變。

近來, 海洋人類學也開始參考地方知識的概念框架 (吳映青 2019), 尤其係 Berkes (2008) 所勾勒的知識—實踐—信仰架構, 四個層次分別包含土地和動物的地方知識、土地和資源經營管理系統、社會制度、世界觀。以臺灣東部都蘭部落的水下獵人為例, 蔡政良 (2022) 參考 Berkes (2008) 架構, 修正為人與海洋互動下的生態性知識、人與人互動下與海洋相關的社會性知識、人與海洋之間的儀式與禁忌等世界觀形成的文化性知識, 以三個角度來詮釋自由潛水射魚的傳統海洋知識。生態性方面, 魚類名稱係根據外貌特徵、生態行為、對應海陸動植物而命名, 海岸地名係由歷史記憶、地形、潮流岩礁、生態等特色而命名, 獵人透過身體感知而經驗出海底地形、潮流、季風、秘密基地等流動知識, 例如 Kanapenoan 附近的離岸流頗為危險。社會性方面, 主要係藉由阿美族的年齡組織而互為潛伴, 並分享製作裝備的知識, 漁獲則有共食、分享、交換、販售等形式。文化性方面, 都蘭部落阿美族人視海洋為具有情感和生命的存在, 例如, 在家出發前有口語相關禁忌, 下海前有向祖靈和海洋祝禱的簡單儀式, 每年則有盛大的海祭 (mikesi') 儀式, 此外, 個別生物也有其衍生意涵, 雷氏胡椒鯛具有如祭師般的靈力, 海龜具有帶來雨水的靈性。

Bulian (2017) 於日本伊勢灣和志摩半島所進行的研究, 比較像是海洋人類學和人文地理學的結合論述, 其認為海洋包含海景和海水, 海水扮演漁人和海景之間的連結, 透過三個視角, 海洋和海景成為蘊含特徵、媒介和個性的地方。第一視角係感官式地景 (sensorial landscape), 即體化的地方 (embodied place), 指涉空間中經驗與知識的融合, 可產生地方的實踐性知識, 海景藉由液態知識而被各式象徵外膜所包裹, 例如, 海女的採捕技術代表著身體與環境的互為融合, 海下潛水便是基於力量、視覺敏銳度和身體對抗力的地方感官知識, 亦即, 海女以身體閱讀著不同地方。第二視角係社會關係性空間 (socio-relational space), 指涉於特定領域內有廣泛多樣的社會經驗, 例如神島的章魚漁場 (kujidate) 區隔為 40 處, 距島 12-16 公里, 其無形界線可謂小型漁村的領域實踐。第三視角係海水為象徵的力量, 指涉海洋民俗信仰, 尤於神道 (shinto), 海水被視為淨化的強力象徵, 亦作為儀式元素, 主要實踐包含淨化身體靈魂 (misogi) 和屋舍道路、驅除邪靈如偽海女 (tomokazuki) 或鬼船 (bōshin) 或海鬼 (hikimōren)、祈求漁獲豐收、沉浸神聖物件於海。總的來看, 這三個視角代表著該區域對於海洋的實踐經驗、知識、領域和信仰。

漁人的地方知識價值隨著研究方法而有不同, 通常一對一訪談的參與式方法可獲得較佳效益

(Stead, Daw, and Gray 2006), 但潛入海洋、以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方式更顯深入 (夏曼·藍波安 2009; 蔡政良 2022)。以地方知識填充生態學和生物學的缺口, 普遍被認為可幫助漁業資源的經營管理 (Bulengela et al. 2020; Silvano and Valbo-Jørgensen 2008; Silvano et al. 2006; Wiber, Young, and Wilson 2012)。例如, Garavito-Bermúdez, Lundholm, and Crona (2016) 以「結構—動態—功能」架構來含括漁人的生態知識以供系統思維, 三元分別指涉生態系統的食物網、各項因子互動改變、人為利用。更進一步, Garavito-Bermúdez and Lundholm (2017) 以地方依附的「人—過程—地方」(Scannell and Gifford 2010) 和地方知識的「結構—動態—功能」雙重架構, 探討瑞典漁人的地方知識和地方感的連結關係, 該研究所稱地方包含漁獵的海(湖)域和陸域漁業設施, 在情感面向, 漁人最鮮明的情感有自由、挑戰、驕傲、傷心、關注、失望和憤怒等, 地方感的形塑途徑大致如下: 經由社群幫助漁獵、與生態環境發展出精神信仰關係、形成生態認同與社會認同、對漁獵海洋產生地方依附, 故漁人可謂透過漁獵的生活方式而匯聚出地方感。

所謂經由社群幫助漁獵, 見於許多案例, Garavito-Bermúdez and Lundholm (2017) 的案例係小時候由祖父輩、父輩或鄰人開始引介, 漁業多具家庭連結。Urquhart and Acott (2014) 的案例係從小便觀看父親或祖父捕魚, 並在年輕時代於漁船工作。Bulian (2017) 所提日本志摩半島國崎村海女 (ama) 的地方知識, 係根據母系風俗而由母親秘密傳遞給女兒。MacKinnon and Brennan (2012) 提到症狀 (comharran) 或大地的印記 (marcanna na talamh), 這些海洋標記即漁人的傳統知識, 一位巴拉島龍蝦漁人從老漁人習得海洋標記, 結合現代測深機而形成自己的海洋知識。Lambert, Martins, and Ogborn (2006) 也提到在海中尋路的正式或非正式知識, 係透過學徒制、故事、碑文、物質文化而傳遞, 進而融入身體、技術和工具。蔡政良 (2022) 所提水下獵人的智識, 先是由父兄長輩傳授, 後透過阿美族的年齡組織以為潛伴和分享知識。

海洋的地方知識大致有幾項應用。第一, 貢獻於漁獵與航行, 包含漁場命名 (陳憲明 1992; 衛惠林、劉斌雄 1962; 顏秀玲 1996)、海中定位 (夏曼·藍波安 2009; 張燦穩 1991; 董恩慈、汪明輝 2016)、領域性 (Bulian 2017; Cordell 1989) 等, 漁場命名並有以下案例, Hallaire and McKay (2014) 提到一個祖先命名為提斯 (Thiès) 的漁場, 因為在此可見提斯這個城市附近的大樹, 不僅可供判斷航行, 並可根據陸地和海洋的相對位置找到漁場, 又如, MacKinnon and Brennan (2012) 提到的海洋地名包含海之浸窄 (Caolas boga' mara)、水壩 (Dam, 暗指紅燈區)、超級市場 (Supermarket)、粉碎和抓住 (Smash and Grab)、Haaf 等, 可能來自於少部分人描述的擱淺事件, 而海浪拍擊馬拉岩礁 (Mallagh Rocks) 的狀態可供決定是否適宜出海, 該岩礁並可作為航行危險水域之標的。第二, 貢獻於海洋生物的保育, 如海龜、海豚、鯊魚、鯨鯊、沙丁魚、石斑魚、螃蟹、海草等 (Stacey et al. 2012)。第三, 應用於若干植物、漁具、漁滬、漁法等 (Je, Hong, and Kim 2014; O'Sullivan 2004; Paredes and Hopkins 2018)。特別的是, 海洋知識通常僅流通於少部分菁英, 即前述所謂的專門知識, 如此形式限制著使用海洋資源和地方的能力與認知 (Steinberg 2001)。海洋的地方知識雖可適切地詮釋海洋經驗, 也隱約涉及潛水的身體感官, 但多淺嚐即止, 既無法揉和深度、流動、容積等概念, 更無法連結對於海洋的情感和棲居意涵, 然而, 藉由下述沉浸或融合於海的身體感受, 我們或可更貼近海洋地方感的真實樣貌。

#### (四) 海洋經驗、身體感受與地方感

昔日西方的帝國主義和知識體系雖視海洋為空白空間 (Jackson 1995)，但其他在地或土著文化，如 Malinowski (1922) 所描述的特羅布里恩群島、Hau'ofa (1994) 所描述的大洋洲、McNiven (2004) 和 Nietschmann (1989) 所描述的澳洲北部和托列斯海峽、Bulian (2017) 所描述的日本、Winder (2019) 所引申的波里尼西亞等，往往視海洋為實踐、象徵、生活、祭儀等意義空間 (Anderson and Peters 2014; Peters 2017)，亦即，以海景和社會文化的觀點來審視人海關係，則生態多樣性、宇宙觀、美學、經濟和宗教等，可供了解漁人如何形塑個人認同、地方感和歷史 (Cooney 2004; Cordell 1989; McKinley, Acott, and Stojanovic 2019)。形塑地方感雖然指涉空間與地方的互為轉變 (Tuan 1977)，但許多學者也意識到地方並非定著不變，地方既處於流變狀態，也似移動軌跡中的某一點 (Dovey 2009)，故流變概念遂可以海洋作為引申和試煉的對象。那麼，如何將海洋空間轉化為地方呢？如顏秀玲 (1996) 所提，漁人透過對環境認知所產生的種種經驗，將看似均質的海洋空間，經由漁撈而賦予不同場所意義。

經驗係形塑地方感的基礎，而身體感受如主動式的視聽覺和被動式的觸嗅味覺等，則匯聚出經驗 (王鑫 1998)，亦即，吾人可藉由經驗和身體感受來形塑海洋地方感，並在實際上棲居於海或在情感上建立鍵結。自從儒勒·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 所撰科幻小說《海底兩萬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 於 1870 年見世，人類便亟欲開發出如鸚鵡螺號的潛艦以徜徉海洋，如此創念在 1960 年代獲得實現，即所謂的水下棲息地 (underwater habitat)，尤以海人號 (Man-in-the-Sea I、II)、法國的大陸架站 (Conshelf I、II、III)，以及美國海軍創世紀計畫的海洋實驗室 (Sealab I、II、III) 較為聞名<sup>5</sup>，這些實驗使得陸域和海域的界線變得模糊，可謂人類實際上棲居 (dwell) 海洋的絕佳案例。有趣的是，Squire (2016) 遂以 Sealab II 試圖說明海底的沉浸地形 (immersive terrain) 並非僅為地殼，尚應結合海洋容積而成一體，例如，海洋實驗室的架設地點，應有描繪海底地形的地圖資訊，即便設置監測儀器了解洋流方向、速度、溫度、壓力、光線等，海洋的持續流動仍使得地形成為動態的沉浸地形，特徵如 9-11°C 的水溫、0-9 公尺的能見度等，沉浸地形亦對潛水員的身體造成影響，首當其衝便是約 7 倍水壓使得體內氮氣濃度上升且趨近飽和，在水下為防止氮迷醉，係混合 78% 的氮氣、17% 的氬氣、5% 的氧氣以供呼吸，這也使得身體容易產生寒冷、頭痛、睡眠中斷、皮膚起疹、聽覺創傷等症狀，此外，潛水員若急速上升至水面，氮氣會形成危險氣泡而導致減壓症，故減壓程序需以每小時 1.8 公尺的速度持續約 30 小時，換句話說，艙外的海底地形和海洋容積合為沉浸地形，艙內的潛水員身體亦是另類沉浸地形，兩者既具容積意涵，亦為海洋所連結。

至於情感上的建立鍵結，太平洋沿岸 (如特林吉特人) 和大洋洲 (如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 有許多案例，島民藉著指認岩礁為路標、賦予海洋名稱等方式，將單調或恐懼的海洋轉換為熟悉的航道與地方 (Cresswell 2004; Steinberg 2001; Tuan 1977)，甚有視海洋為家的感受<sup>6</sup> (Hau'ofa 1994)。相似於此，MacKinnon and Brennan (2012) 以愛爾蘭西邊的阿蘭摩爾島、蘇格蘭外赫布里底群島中的巴拉島為例，兩島深受西南季風影響，島民的海洋知識包含地方故事、歷史傳說、討海維生、命名海洋、形塑行為與信念、科技改變後的人海關係等，蓋爾語的 *dúchas/dúthchas* 原指歸屬於家鄉地方和對地方責任的感受，此與張朝勝、李光中 (2019) 所稱的依戀情感頗為相似，而引申至島嶼周圍海域便成 *dúchas/dúthchas na mara*，意指歸屬於海洋的感受，可謂一連串實踐經驗和情感力量的匯聚。

此外，藉由經驗、情感、身體感受的挹注而將海洋空間轉化為地方者，莫過於 Anderson (2012, 2014b) 於英國威爾斯的研究，依陸域的定棲觀點，海浪本身並不會被視為地方，然此研究突破了一直以來僅

視陸地為地方、僅視海洋為空間的刻板印象，其透過組合 (assemblage) 和融合 (convergence) 的雙重概念，論述衝浪之浪可視為關聯性地方 (relational place)。由陸地概念來看，組合指涉各式零組件的總和 (coming together) 或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y)，如衝浪者、衝浪板、海、浪、風、珊瑚、潮汐等，零組件可各自獨立，亦可在同一短暫時間內匯聚成可供衝浪之浪，其後消散，此係 Dovey (2009) 以街景為例所論述的流變地方概念<sup>7</sup>，即地方會隨著零組件之間的關係而改變、衰退和轉化，而地方遂由人們涉身其中的經驗、所賦予的意義、與其他零組件所生的情感等交織共構。以海洋概念來看，因其流動物質性，融合指涉衝浪者與海浪互為彼此、合而為一，而衝浪之浪即化為地方。一反諸多指稱海洋為空間的論述 (Laloë 2014, 2016;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2019)，Anderson (2012) 指涉海洋係以個體和實踐為中心的流變地方，並藉此產生意義、表徵和情感，例如顫動感受。

總的來看，初始人文地理學的地方感 (情感鍵結) 理論僅侷限於陸域，而透過海洋人類學的地方知識，人類學家開始涉入海洋，雖有少部分潛入海洋，但多僅止於探討海洋表面的人海互動，藉由近來人文地理學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的引入，吾人隨之深入海洋甚或氣流的深度容積，然而，地方知識或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畢竟缺失了情感一角，而沉浸海洋的身體感受便成為串連彼此的重要環節，因此，地方感 (情感鍵結)、地方知識、(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身體感受這四個層次遞嬗出現，一個環節的缺失由另一個環節的突出予以補足，最後透過沉浸於海的身體感受返回挹注於地方感 (情感鍵結)，本文則將藉著前述彼此連結而形塑出海洋地方感。

## 研究區域、方法、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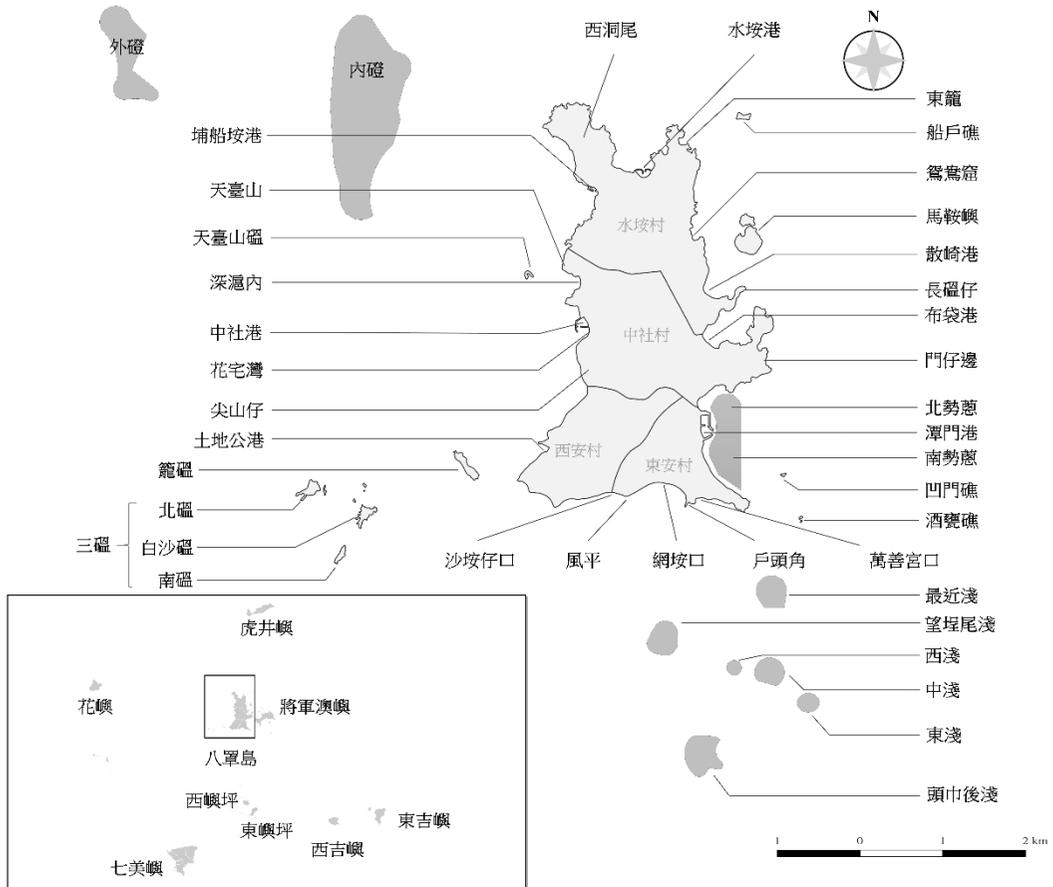
### (一) 研究區域

八罩島位處澎湖南海中樞，如圖 1，面積 6.7413 平方公里，該島因被周遭八個有人居住的島嶼 (虎井嶼、將軍澳嶼、東吉嶼、西吉嶼 (後已遷離)、東嶼坪、西嶼坪、七美嶼、花嶼) 環繞而名，大正 9 年 (1920) 行政區域改制，漸有望安之名。八罩島共有東安村、西安村、中社村 (花宅聚落) 及水垵村四個村落，1950 年代以前係農漁牧的傳統維生方式，隨後漁船動力化，漁業由島嶼周遭延伸至沿岸，1960 年代遠洋漁業興起且人口外移，島上更迭為公教、觀光和漁業並重。根據民國 111 年 (2022) 10 月的人口統計，設籍人數有 1,713 人，實際居住人口遠低於此。

由陸地至海洋，通常有其細緻的區域劃分<sup>8</sup> (Hallaire and McKay 2014; Vallega 1999; 張燦穩 1991)，又 Bulian (2017) 提到可供領域辨識的文化手段便是語言，漁人或島嶼社群普遍有針對海洋或漁法的在地用語，而八罩島的里海空間，主要有潮間帶、坪腳海 (phiänn-kha-hái) 和倚 (俥) 兜海 (uá-tau-hái) 三個次區域<sup>9</sup>，如圖 2。潮間帶係介於高潮線和低潮線的海岸，漁撈活動包含：剖蚵 (黑齒牡蠣)、撿螺、纏纏 (hân-lân，纏為輕輕束縛，纏為網)、挽紫菜、挽 (青) 苔仔 (bán-thi-á)、炤 (tshio̍，燈照) 紅章、磯釣、石滬、牽罟等，潮間帶主要型式為岩礁和海灘 (沙灘、矜灘)，岩礁型式類似海蝕平臺者，在地稱為海坪 (hái-phiänn) 或坪 (phiänn)，入海岩礁稱為坪腳 (phiänn-kha)，故海坪延伸而出的海域遂稱坪腳海。坪腳海亦可指涉該島潮間帶往海洋延伸的區域，約為人力游泳可達之處，多不超過 100 公尺，漁撈活動包含：放鰻筒、損纏 (網) (kòng-lân)、打魚 (phah-tshing-á)、踢箍 (that-khoo) 等。倚兜海可指涉為八罩島社里附近的海洋，更可精準地指稱為介於虎井嶼 (北)、七美嶼 (南)、花嶼 (西)、東吉嶼 (東)

之間的八罩群島海域，漁撈活動包含：海釣、啞 (siànn, 引誘) 小管、舵 (tuā, 拖拉) 柔魚 (萊氏擬烏賊)(曳繩釣)、浮土魷、浮鏈 (流刺網)、弓鏈 (底刺網)、放棍 (延繩釣) 等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21)。

重要漁法如下：「纏鏈」係將漁網繫於岸邊或海底岩礁，待潮汐起落而纏魚收穫，筆者於八罩島僅見島民於岸邊岩礁纏鏈，但曾見東嶼坪島民在鐘仔較深的坪腳海岩礁纏鏈。「損鏈」係透過游泳或船舟將漁網開展於海中，游泳者以人力拍擊水面、駕船者以漁船引擎聲或棍棒敲擊水面，以此驚嚇魚群而纏網收穫，主要捕撈魚種為臭肚魚，損鏈之所以盛行於八罩島，是因其潮間帶和坪腳海的地形係由淺漸深而非綿延淺灘或突然陡降，即當地所稱拖坪 (thua-phiànn)，這般地形既提供 2.5-5 公尺深適宜損鏈的海洋容積，更因蘊生海藻 (苔仔) 而吸引魚群覓食，目前全島有近 20 位島民專職或兼職損鏈，有單獨作業或合作湊組，人數以東安村和西安村為最。「踢籐」係單人乘坐特製挖洞的毛麗龍小船，以人力踢游或加裝船外機引擎駛至海中釣魚，多見於馬公本島，且船隻製作已制式化和產業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 八罩島周遭的岩礁、漁場及海底地形 (淺灰為島嶼和岩礁；深灰為海底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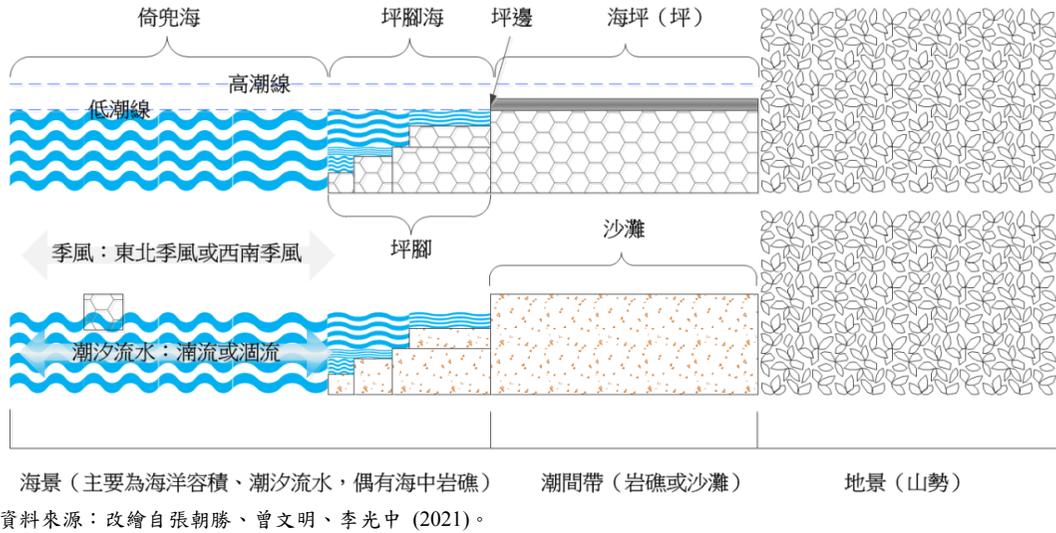


圖 2 八罩島潮間帶、坪腳海和倚兜海的分布示意圖

## (二) 研究方法

筆者進入八罩島已久，2002-2004 年以海龜志工身分涉入，2010 年關注洄游型旅人與島嶼的關係，2012 年偶然參與元宵活動便持續關注宗教信仰，2014 年夏天短居並聚焦於島民和島嶼的情感鍵結，2018-2021 年因執行研究計畫而長居於此。在建立深刻關係和參與觀察的前提下，本研究主要採質性取徑的深度訪談，搭配照片引談 (Acott and Urquhart 2015; Khakzad and Griffith 2016)、地圖海圖 (MacKinnon and Brennan 2012)、生命史 (Worster and Abrams 2005) 等方法，輔以《建國日報》、《澎湖日報》和《澎湖時報》等報導，以及澎湖縣消防局災害搶救科歷年所受理的溺水案件統計資料。與島民的閒聊也隱藏著出乎意料的驚喜，亦係重要的田野資料來源，例如，筆者偶爾會與 C1 和 C2 聊天，後文透磨車崁和舩公厝仔皆源自於此；B3、D2 和 D3 常在午後聚會，筆者也會趁機詢問相關資訊，後文狗仲礁和燈火漁業禁漁區從此得知。

參考前述以及有關地方意義的文獻 (Spartz and Shaw 2011; 曾永平、陳雅慧、許義忠 2017)，擬定本研究訪談提綱，問題包含：島民的生活史、生活史與周遭海域的關聯、使用的漁法和捕撈的漁獲、印象深刻的海洋記憶或經驗、何處係熟悉或陌生的海域、有甚麼禁忌或避諱的地方、有哪些是自己覺得重要的海洋所在等。訪談時間各約 1-3 小時，訪談資料轉錄為逐字稿，以紮根理論進行分析 (Glaser and Strauss 1967; 陳向明 2002)。一級編碼 (開放式登錄) 係挖掘資料的概念類屬，如海域岩礁、海底地形、傳統漁場、潮汐流水、王船抓人、溺斃事故、海上遶境等，這些類屬多浮現自參與觀察，如浮潛時對於潮汐流水的感受、船難事件和島礁或海域的關係、廟宇乩童或小法所提到的王船或事故地點等。二級編碼 (關聯式登錄) 係確認類屬關聯，辨識出主要和次要類屬，並勾勒出結果輪廓，主要類屬即地方知識和宗教信仰兩大主軸。三級編碼 (核心式登錄) 係提煉出海洋地方感的核心類屬以為統御，並以 (不只是) 潮濕本體論輔弼審視。引用逐字稿以言簡意賅為原則，適當裁減髒話、贅字、語助詞等。

## (三) 研究對象

表 1 受訪者背景資料

村別	沙灘	代號	性別	年次	海洋經驗、船型儀器	宮廟參與
東安	網垵口	A1	男	1965	兒時經驗、遊憩	旅外，廟宇盛事多返島參加
		A2	男	1966	入坪腳海採螺和打魚、倚兜海船釣 (漁船 CT0、衛星導航漁探儀)	兄弟為乩童、自己為廟宇董事
		A3	男	1968	游泳至坪腳海擷繩	兄弟為乩童，降乩時多會幫手
		A4	男	1974	入坪腳海打魚、倚兜海船釣 (漁船 CT0、衛星導航漁探儀)	較少
		A5	女	1975	潮間帶撿螺、挽苔仔和纏繩	幫忙庶務如推轎
		A6	男	1977	坪腳海踢箍、倚兜海船釣 (自用動力小船、衛星導航儀)	旅外，私壇乩童
		A7	男	1984	遊憩	旅外，廟宇小法、乩童
		A8	男	2000	游泳至坪腳海擷繩、入坪腳海打魚	廟宇小法
西安	沙垵仔口	B1	女	1962	潮間帶撿螺、挽苔仔	幫忙庶務如推轎
		B2	男	1963	兒時經驗	廟宇小法、董事
		B3	男	1965	駛船至坪腳海擷繩、至倚兜海打魚 (漁船 CT2 和青忝仔 CT0、衛星導航漁探儀)	父親、妻子皆為乩童，自己曾為廟宇董事
		B4	男	1968	游泳至坪腳海擷繩、倚兜海船釣 (遊艇、衛星導航漁探儀)	較少
		B5	男	1973	游泳至坪腳海擷繩、入坪腳海打魚	廟宇董事、幫忙庶務如舉辦活動
		B6	男	1980	潮間帶撿螺、挽苔仔	廟宇小法
中社	花宅灣	C1	男	1935	潮間帶撿螺、纏繩和擷文石、倚兜海船釣 (青忝仔 CT0)	廟宇董事
		C2	男	1952	兒時經驗	廟宇董事
		C3	男	1986	潮間帶撿螺、挽苔仔、入坪腳海採螺	幫忙庶務
水垵	水垵港	D1	男	1938	潮間帶挽紫菜和苔仔、倚兜海船釣 (青忝仔 CT0)	較少
		D2	男	1965	倚兜海船釣 (漁船 CT0、衛星導航漁探儀)	廟宇小法
		D3	男	1980	游泳至坪腳海擷繩、入坪腳海打魚、倚兜海船釣 (自用動力小船、衛星導航漁探儀)	幫忙庶務

訪談時間為 2019-2021 年，研究對象共有 20 位，18 男 2 女，如表 1。東安村有 8 位，西安村有 6 位，中社村有 3 位，水垵村有 3 位。最年輕者約 20 歲，最年長者約 80 餘歲，45-60 歲的青壯年居多。

A5 和 B1 這 2 位女性僅止於潮間帶撿螺、挽苔仔或纏繩。B6 不黯水性，C1 和 D1 年紀已長，這 3 位雖有漁撈、挽苔仔或挽紫菜活動，但現僅止於潮間帶，未有潛水。A1、A7、B2、C2 較少漁撈或採集活動。其餘個案如 A2、A3、A4、A6、A8、B3、B4、B5、C3、D3，皆具備潛水的垂直延展能力，可進入坪腳海進行捕撈，深度因個人能力而異。經濟情況較佳者會購買船舟，如 A2、A4、A6、B3、B4、C1、D1、D2、D3，增加水平延展能力而至倚兜海或其他島礁，船隻型號普遍為漁船 CT0-CT2、遊艇或自用動力小船，其中，在地所稱青忝仔 (tshinn-thiám-á)<sup>10</sup>，見後文照片 10，大部分為 CT0，少部分為 CTS，有使用衛星導航漁探儀者有 A2、A4、B3、B4、D2、D3，功能包含衛星定位、海洋地圖、偵測海洋深度和魚群，俗稱三合一，A6 使用衛星導航儀，無偵測海洋深度和魚群功能。本研究中僅 A2、A6 和 B3 經驗過全無儀器、僅靠燈火和山勢辨識位置，以至使用衛星導航 (漁探) 儀的歷程。另外，在尚未禁採文石的年代，C1 曾有損文石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八罩島的宗教信仰以道教宮廟為主，在各式祭儀與活動的耳濡目染下，如元宵乞龜、海上遶境、進香山等，島民多涉入廟宇庶務，例如，A2、B2、B3、B5、C1、C2 為董事，A6 和 A7 為乩童，A2、A3、B3 的親友為乩童，A7、A8、B2、B6、D2 為小法，由神明抓取乩童和小法可謂傳承關鍵，這些宗教信仰看似僅止於陸地，但其宇宙觀亦與海洋緊密相繫。

## 近 (進) 海：從沙灘開始親近 (進入) 海洋

八罩島的海灘大致有兩種類型，一係以沙粒為主的沙灘，二係以矜仔 (斷裂的樹枝狀珊瑚) 為主的矜灘，如漁仔埕。相較於矜灘或岩礁，沙灘因地形特性而容易抵達，不僅供島民赤腳嬉遊，亦可供綠蠵龜產卵孵化。島民兒時的親海地點多於鄰近沙灘，顯見沙灘是建構個體和群體認同的重要地方 (Acott and Urquhart 2014)。村落依甲頭而有不同的親海沙灘，如東安村網按一帶多於網按口 (bāng-uann-kháu)，東安村山寮多於沙坡仔口 (sua-uann-á-kháu)，西安村西埔多於土地公口 (thóo-tī-kong-kháu)，中社村多於花宅灣 (hue-théh-uann)，水坡村多於水坡港 (tsuí-uann-káng)。這些沙灘不僅孵育出海洋經驗，島民亦於此習得游泳、潛水和漁撈技能，即開始進入海洋，例如，B3 原於高雄工作，賺錢花錢皆快，25 歲毅然返島，以小時候所學的漁撈技能討海維生。

我從小時候到大漢 (tuā-hàn)，去風平 (hong-pinn) 可能不會超過兩次，譬如說我們這甲 (網按) 的人比較常去戶頭嘛！你們住在那邊的人大部分都風平嘛！那也不是說甚麼人的地盤，沒那種意味啦！但就是不會去那個所在啦！(A1, 2019.04.05)

就是在這邊 (土地公口) 學 (游泳) 的，它這個木頭的小船嘛！我們游泳就是鑽船底啊！……，它很淺啊！它以前是白沙灘。……。我小學四年級就跟我們叔公，這邊的海每天都在去啦！就在賺食 (tsuán-tsiáh)，……。我當小孩的時候是搖櫓啊！船上兩個拉網，我們三個是負責下去撿網，它 (網子)(卡) 在蔥 (tshang)<sup>11</sup> 上面，我們就一個下去、上來，就這樣輪流，以前撿網是這樣啊！……。我水性本來就很好，我在高雄想一想，隨便再怎麼沒有，咱們水性好，隨便討海就有條件啊！(B3, 2021.01.29)

都廟（水按宮）的後面啊！那個所在也沒暗流啊！其實這都算說區域性的啊！離廟比較近就是幾乎在那邊。……像他們東寮，比較在鴛鴦谷那邊。……頭西這邊的，就是比較埔垵垵啊！西洞尾。猴囡仔（kâu-gín-á，臭小子）可以去那邊游泳啊！我們廟後面那邊是一片的白沙灘啊！孩子就是去那邊逗逗（tshit-thô，遊玩）、騎馬打仗啊！（D3, 2021.02.03）

除中社村花宅灣和水按村，八罩島西方和南方的沙灘於 1995 年劃為「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管制時間為 5-10 月夜晚，管制事項宣稱不影響採取潮間帶和淺海資源維生者權益，然而，初期因為研究單位兼具管理權力、各方對於保育計畫書的解讀不同，造成夜間進入沙灘釣魚或入海打魚的島民曾被驅離，例如，一位島民於 2013 年 7 月 8 日夜晚至風平釣尖嘴仔，翌日旋遭電話關切<sup>12</sup>。亦即，島民昔日對於沙灘的領域性，在劃設保護區後，便受到國家機器的牽制與瓦解（張朝勝、李光中 2014）。

漁撈技能透過緊密的社群關係而傳授，以擯纏為例，B3 是向叔公學習而後專職維生，A8 是向舅舅 B4 學習且僅為兼職，B5 亦向 B4 學習且專職維生，擯纏程序為海面放網、趕魚、收網、海下解纏網，故常 2-3 人成組，A3 便常與 B4 或 B5 合作。另外，A5 常伴隨朋友去打魚或纏纏，A6 的特殊漁具是由前輩所傳授。

我們兩個是青梅竹馬，從小玩到一起，我也很喜歡去海，他自己一個人就會約我去，每次都跟他去，久了之後我就會了。就是圍網子（纏纏）嘛！不然就是撿螺，他如果打魚的話，我自己已在岸上撿螺。（A5, 2019.09.05）

（特殊漁具）這步釣最多的，大部分都青嘴啦！……。釣線下去編織，那個說技術沒技術，說功夫沒功夫，就一個點沒有講，你完全都不會，那個器材我如果沒拿出來，你永遠都不會。其實這個釣法，整個澎湖很多老人家都會，只是他當初跟我講，說他們是斬雞頭去學的，不外流，所以他沒有教我，他只是讓我看而已啊！（A6, 2019.07.25）

## 知海：透過地方知識而穩定身體

無論乘船或潛水，關鍵係如何在海洋裡掌握水的力量（Peters 2017），以 1964 年誕生於英國的卡羅琳電台（Radio Caroline）為例，係為了規避法規而於海上船隻設立電台發送訊號，為求聽眾接收穩定訊號、補給船便於尋找、容耐不佳海象，主要船隻 MV Amigo 常會錨定於英吉利海峽上一處稱為敲深（Knock Deep）的穩定區域，該區沙洲可減緩海浪。但如 Peters (2014: 186) 所言：「即便吾人可減緩海洋的力量，可人類生活始終只能順應之。」

隨著島民身體與交通能力的延展，或增進潛藝（垂直能力）、或擁有漁舟（水平能力），以海為田者或對於海洋有興趣者，便從潮間帶邁入坪腳海與倚兜海，為於海洋力求穩定，需先理解島礁和海洋名稱（海中岩礁、沉浸地形和傳統漁場）、季風（冬天的東北季風和夏天的西南季風）、海洋（潮汐的深度落差和流動方向），再藉由與前述三者的互動而尋求定位（身體和船舟），這些知識清一色由長輩口傳和自身經驗，並進一步內化成隨著季節與潮汐而變化的身體感知，綜合前述，其後並有劃分出海洋領域。

(一) 建構地圖認知：島礁名稱、海洋名稱

海域的命名包含岩礁、海底地形和傳統漁場，通常有其背後故事和意義。八罩島附近的岩礁眾多，地名經由口述而傳承，較大的岩礁如長碇仔、馬鞍嶼、船戶礁（船戶代仔）、天臺山礁（門口礁）、籠礁（隈礁、倚礁）、北礁、白沙礁、南礁（前述三者合稱三礁）、酒甕礁、凹門礁。較小的岩礁也有其共同記憶和地方意義，例如，天臺山和天臺山礁之間有幾塊小岩礁，水垵村漁民稱呼其中一塊為狗仲礁（káu-tiōng-ta），「狗仲」為昔日一位水垵村漁民的綽號，其船曾擦撞到此塊岩礁，故以其名稱之。

以前的人駛船去擦到，就以那個人命名的一塊礁、一塊沉水代仔，那是我們水垵的船去擦到，我們水垵的人才會說那塊狗仲礁，其他的人不知道啊！（D2, 2020.08.25）

部分命名僅數人的口頭對話，也隱含事件與記憶，例如，C1 回憶起日本時代於長碇仔的船難事件，當時帆船的透磨車（wēi-bō-tshia，人力絞纜器）沉入海中崁洞，他和同伴便稱此處為透磨車崁。

日本仔，一艘帆船，飄在馬鞍仔那邊進來，北風透（thàu，颳），被打到長碇仔上去啦！死四、五個，……。整艘船打破，一個透磨車，打在那邊一個崁這麼大個，我們那時候去沫（bī，潛水）鐘螺，透磨車崁那邊比較有鐘螺。（C1, 2020.08.22）

特別的是，八罩島有幾處海中岩礁係昔日盛產文石所在，包含天臺山礁、白沙礁、北礁，C1 年輕時曾至三礁損文石，但僅只於岩礁上，天臺山礁的文石約於 5-6 公尺深的坪腳海，一位中社村民曾於 1956-1966 年獨佔開採，因故停止後由水垵村民替位採掘，盛時數十人（曾文明 2016）。事實上，坪腳海一詞本身便有深度和容積意涵，即將海坪比喻為人，其腳垂直深入海洋的容積範圍，稱之。

八罩島有幾個海域可謂漁民的共同（傳統）漁場，包含島嶼南方的淺兮（khin--ê）、西南方的三礁（sam-un）<sup>13</sup>、西北方的磴兮（teng--ê）。淺兮為八罩島東南海域總稱，尚依分布位置而賦予個別名稱，分別有頭巾後淺、東淺、中淺、西淺、望埕尾淺、最近淺，「淺」為「海底約 10 公尺深的岩石地形」，如此地形和海洋容積（沉浸地形）暗示著某些魚群的匯聚。此外，潭門港灣澳內的北勢蔥（pak-si-tshang）和南勢蔥（lâm-si-tshang）也是島民打魚或損繩的海域。

老一輩以前就這樣在叫，就跟著叫啊！他們以前也叫做中淺、西淺、東淺、頭巾後淺、最頂淺、望埕尾淺啦！……。以前這附近海域叫的名字，就是因為老一輩在那邊賺食，想一想要叫甚麼名字，就隨口講一個名字。……。我在抓臭肚，三礁的坪邊、本島（八罩島）的坪邊，不然就是像淺兮，有那個四、五米的地方，我們就包那個地方，太深十幾米就無路用（bô-lōo-īng）。（B3, 2021.01.29）

磴兮夏季盛產小管，共有兩塊，一為內磴，位於八罩島西北方約 2 公里，形似臺灣，面積約 2.5 平方公里，深度約 16-20 公尺，容積底質為沙和介殼；二為外磴，位於內磴西方約 2.5 公里，面積約 0.5 平方公里，深度約 18 公尺，容積底質為沙。「磴」為「海底地形呈現門檻或階梯的樣貌，且其深度約為 10-20 公尺深」（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20: 18），也就是說，如此地形和海洋容積（沉浸地形）極適合小管產卵，遂成重要的小管漁場。

D3 的漁撈範圍係典型的由近而遠，幼年在自村潮間帶如東籠一帶磯釣，青年時進入全島的坪腳海

擷繸和打魚，壯年購船後便至三礮和磴兮等處的倚兜海釣魚、舵柔魚、嘸小管。

擷繸比較侷限於天臺山到鴛鴦窟，因為咱們這邊比較熟嘛！擷繸不是烏白 (oo-péh, 隨便) 擷的啊！你打魚下去游就有了啊！常去的，八成，就是這個區域性啊！但是有船就嘸小管啊！舵柔魚，釣魚就三礮啊！我們是去三礮西釣魚，咱們在叫溝仔，這個三礮以西到花嶼中間，……，不然就在我們水坵尾這邊，跟天臺山這邊，在舵柔魚啊！……埔船坵到磴兮這邊有沒有，這整個區，你如果再上去，這邊就是有汕 (suah)<sup>14</sup> 嘛！因為咱們嘸小管就是沒汕的所在，比較沒牢 (tiâu, 附著、沾黏) 底嘛！它這個是爛土、沙子地帶比較多嘛！所以變成說這個區域都是啊！……。我們水坵的比較喜歡放內磴，外磴那塊他們中社比較常在放，這兩塊都是小管磴。(D3, 2021.02.03)

## (二) 理解雙重容積：東北季風、潮汐流水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深滬內 (2020.03.22)。

照片 1 於退潮的潮間帶撿荳仔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戶頭角 (2020.05.24)。

照片 2 於退潮的潮間帶剖蚵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龜鬚坎尾 (2012.10.19)。

照片 3 於稍微漲潮的潮間帶擷繸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中社港 (2019.04.06)。

照片 4 於坪腳海採集螺貝

澎湖群島每至秋冬便颳起強烈的東北季風，約有半年時日籠罩於流動風體，東北季風不但掀起風浪，更挾帶浪沫吹拂至島嶼，澎湖將季風（氣相）、浪沫（液相）、鹽份（固相）的組合稱為鹹水煙（kiâm-tsuí-ian），島民並無法阻擋潮濕、黏膩、鹹味的海風，只能在年復一年的時間規律下順應且內化為身體印記。在陸地上，為求居住，多棲山坳且座北朝南；為求耕植，疊起砗磲石牆；在信仰上，為求寄託，築起石敢當；在海洋上，船航雖顯困難，冷冽寒冬卻也帶來肥美魚群。

無論何種漁撈或採集活動，首須了解潮汐漲退的深度落差（垂直）與流動方向（水平）。潮汐的深度落差即潮差，以潮間帶的撿螺、挽苔仔、挽紫菜、纏繩為例，潮汐漲退對應著海坪的出露程度，如照片 1-4；以坪腳海的打魚、損繩、纏繩為例，潮汐漲退對應著海洋的深度與容積，如照片 5-8。潮汐的流動方向即潮流，澎湖群島在漲潮時潮流係由南往北，在地稱水淹（tsuí-im）或湍流（lám-lâu），退潮時潮流係由北往南，在地稱水涸（考）（tsuí-khóo（khó））或涸（考）流（khóo（khó）-lâu），再搭配澎湖諺語有所謂的流水配山勢（辦）（lâu-tsuí-phiè-suann-sè（pān）），即每個地方會因潮汐、潮差、潮流、島嶼或岩礁、海底地形，造就出獨特的流動容積與出露岩礁。特別的是，東北季風的流動容積作用於海面之上，潮汐流水的流動容積作用於海面之下，氣相和液相兩類不同形式的流動容積，於海面或岩礁相會並激起海浪。



資料來源：攝於東嶼坪鐘仔（2016.07.22）。

照片 5 於坪腳海纏繩



資料來源：攝於西嶼坪（2016.08.24）。

照片 6 於坪腳海打魚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中社港旁（2011.07.22）。

照片 7 單人作業的損繩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中社港外（2016.08.29）。

照片 8 合作湊組的損繩

對於潮汐流水的摸索可以 A6 為例，其漁撈活動亦由坪腳海延伸至倚兜海，A6 年輕時常在網垵口和鴛鴦窟等海域潛水，他會特別記錄潮汐流水、海底岩礁、魚群魚種，在獲悉特殊漁具且購船後，他便以昔日經驗大獲豐收。A6 後來旅外馬公市並習得踢籬漁法，偶爾返島常至鴛鴦窟或土地公港踢籬，如照片 9。

(特殊漁具) 一定要有流水才可以釣，癆 (siān, 疲倦) 流沒辦法，所以我很愛在三礮釣就是這樣，那邊流水很急，魚比較多。(踢籬) 我都在鴛鴦窟這邊，因為這邊對我來說是最安全的所在，我不會怕，今天如果流勢雄雄 (hiông-hiông, 突然) 透來，咱們知道要怎麼閃，我不至於會被海流往外海帶，或者最不好的打算就是來馬鞍山，因為流勢每一天就是漲潮退潮都固定的嘛！一次就是六個小時嘛！我們從小時候就加減會看會算，咱們在海上穿蛙鞋在那邊踢，流如果來，它的阻力會很大，或者是你順流的話，小船會跑得很快，咱們就知道流來了，準備要閃了。但是這邊的洄流湍流有點反方向，水涸到幾分，譬如說涸一半，它就變湍流，它的流水變顛倒，會變湍流的流水在走，因為這角我以前比較常在沫，我對這邊的流水比較熟悉，所以我踢籬都在這邊。(A6, 2019.07.25)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土地公港 (2023.09.20)。

照片 9 制式化的踢籬小船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土地公港 (2023.09.19)。

照片 10 青忝仔漁船

B3 某次於網垵口外海的損纏經驗，最能說明各式流動容積和島嶼岩礁的交纏互動。B3 冬天係以損纏臭肚魚 (每台斤 100 元) 為主要漁獲，夏天搭配打魚有如鱧仔、秋姑 (每台斤 200 元)、圭記 (每台斤 250 元) 等魚種，其並坦言，年薪可近百萬。訪談當日為農曆 17 日大潮和 8 級東北季風，依其經驗，天氣寒冷時臭肚魚便可能從北海游至南海，而大潮期間約早上退潮到底、中午漲潮至滿，因此，在時間上，他選擇接近中午前的湍流時間，潮流往西但流速已緩，在地點上，他選擇於可閃避東北季風的網垵口外海域 (深度約 5-10 公尺)，當天他捕獲約 90 斤的臭肚魚，由此，B3 至少掌握了天候 (冷冽溫度、東北季風)、海洋 (潮汐落差、潮汐流向、深度容積)、島礁 (避風)、經驗知識 (魚種深度、魚群移向) 等關鍵因素<sup>15</sup>。此外，B3 熟悉的漁場莫過於三礮，且多駕駛青忝仔漁船，如照片 10，他最能掌握此處的潮汐流水和深度容積。

我們三礮這邊啦！湍流走的時候是衝 (tshing, 朝向) 西啦！再衝西北，它潮流不是一開始就很大啊！它剛開始是緩緩的，湍流走，慢慢是推往西，潮流一直越來越強。……。衝西差不多走一個小時、兩個小時，湍流就上去，像網垵口，湍流就是往西啊！涸流就是往東啊！像三礮，儂礮和三礮中間一條溝，它當然就湍流往北啊！涸流往南啊！物件 (mih-kiänn, 東西) 屬 (siòk, 像) 人形、流水順山勢啦！流水它流過的，看這個山勢是怎麼樣，它就順著那個山勢流啦！……。我們擯網，要下網的地方就是潮流不能急，像我們去三礮門，就是要看它湍流尾還是涸流尾，潮流要起的時候，我們就要作業完畢。流要癆的時候落網，網起完就是它流要透的時候，不然你網子丟在那邊就無法度 (bô-huat-tōo) 收。(B3, 2021.01.29)

### (三) 定位海中位置：身體、船舟

海洋的流動性質使得漁人或漁舟時刻移動，在不穩定的情況下，了解自己與海洋、島嶼之間的相對位置便顯重要。A8 是島上最年輕的一輩，非專職討海，可對討海極有興趣，筆者約於 2017 年夏天，便曾撞見他白天偷拿魚槍至散崎港打魚，一般打魚會選擇晚上，因魚群歇息、較易鎖定，而 A8 在熟悉海中岩礁和潮汐流水後，也開始於晚上打魚，並以閃燈標示身處海洋的自己和陸地位置。

我不會自己去 (打魚) 啊！我會先約一個人，然後結伴，因為這個真的不能開玩笑。我會先裝燈在我的桶子上，別人漁船看得到，就會迴避，在山上也會裝燈，讓我知道方向，不然如果方向錯的話，會到處漂。在我停車的地方，我會裝閃光燈，我就知道那邊是我下來的地方，怎麼游回去才是對的。很像看山辨，不過我那個是最簡單而且最安全。(A8, 2019.04.09)

至於船舟，A6 和 C1 昔日在船釣時仍循看山勢 (辨) 或燈塔以定位，而現今漁船多配備衛星導航漁探儀，兩種方式都可定位特殊魚群所聚集汕的位置。

那時候沒衛星，我大部分都是日時去唸小管，看山勢，那土法的，山勢下去夾那個點，因為咱們現在漂流嘛！釣到了，咱們就看那個山勢，東西南北，對來就是咱們的船嘛！每一次看海流，大概是流甚麼樣子，就泊往前，讓它流過來，釣，就有了。(A6, 2019.07.25)

東西是在看西嶼火 (西嶼燈塔)，那盞叫杙 (khit) 仔火啦！子午合杙仔火，東吉火 (東吉燈塔) 合尖山仔腳，那就是中門磴仔，……，你們拋 (pha, 停擱) 中門磴仔，你就看子午合杙仔火，尖山仔腳合東吉火，然後拋下去，拋不對釣無魚。(C1, 2020.08.21)

### (四) 劃分海洋領域：坪腳海、倚兜海

海洋在諸多傳統漁村並非共有資源，海權係不斷協商的過程，八罩島除了前述沙灘隱約呈現領域性，周遭的坪腳海和倚兜海亦是如此。以坪腳海為例，B3 駕駛船舟至稍外海域擯纏，而 A3、A8、B4、B5 以游泳方式擯纏，故兩者係以坪腳海的距岸遠近作為分野。此外，另有一位島民常於萬善宮口擯纏，B4 便會放棄此處的坪腳海。

抓的就是同一個地方啊！像前天土地公口外面，我開過去，我也要到那個位置，可是他們已經下去了啊！你游桶游裡面，我船仔放你外面，我不影響你啊！……常常會重疊，幾乎就是

重疊，因為抓臭肚子就是坪腳，他們紅桶的就急著一個小時前去等啊！我們這邊就是這樣啊！我來這邊佔位置啊！所謂佔位就是，這個位置我等一下要抓魚啊！（B3, 2021.02.03）

有的人對整個望安島不是很熟，他熟的就是那一個地方、兩個地方，所以他習慣性就去那個地方，……，我們是整個望安島都知道，所以先把他在捉魚的那個地方先放棄掉啦！選那個沒人在去的所在，因為我抓魚的時候，我不可能都派人在那邊看啊！……那邊如果現在他們在損，我就不要去和他們競爭嘛！你如果去競爭他的所在，他會去抓你的別位啊！變成我這邊就難抓了啊！乾脆那邊就全放給他抓，我就抓別位。（B4, 2020.09.11）

以倚兜海為例，磴兮係八罩島民的傳統漁場，長久以來，馬公漁民常以大型燈火誘捕小管，相對壓縮在地漁民權益，約在 2000 年之後，八罩島內部開始有抵制聲浪，醞釀藉由建議國家權力劃設禁漁區以抵制外來船隻，後於 2021 年催生「澎湖縣望安海域燈火漁業禁漁區」，管制規範係每年 4-9 月禁止使用燈火類船隻進入作業，因此，這個案例頗有在地漁民和國家機器互相建構海洋領域的意味。

第一是因為漁業資源越來越匱乏，第二是他們長期佔用那個地方（磴兮），而且人的問題，他們有一半隻船很壓霸（ah-pà，蠻橫不講理），它今天是（燈火）集魚的方式嘛！因為我抓不到嘛！就跑去你旁邊嘛！有的船長是不會講甚麼，有的船長會給你姦橋（kàn-kiāu，怒罵），你以為說漁民他之前會有衝突嘛！「這我的所在，我被人家抓（小管），我就沒講啥了，今天東西（小管）跑去你船邊，我來你船邊抓，你還給我哭柁（khàu-iau，粗俗罵人）。」變成說，會有出現一些衝突啦！（D3, 2021.02.03）

## 敬海：藉由宗教信仰而穩定心理

因為海洋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人類衍生出多樣巫術、信仰、習俗、迷信、禁忌、獻祭、祭儀等（Acheson 1981）。林美容（2003）提到，漢民族認為海洋是凶險的所在、不安的來源、鬼魅魍魎的地方，遂敬畏於海，而漁民往往藉由信仰來增加與環境搏鬥的勇氣（黃有興 1992），或以獻祭安撫海洋亡魂（McNiven 2004）。臺灣原住民部落多以禁忌形式表徵敬海（夏曼·藍波安 2009；蔡政良 2022），而澎湖八罩島的海洋信仰係以潔淨作為核心概念，展現於避諱特殊海域、潔淨周遭海域、潔淨自身船舟，皆係為求心理層面的穩定。

### （一）避諱特殊海域

八罩島某些海域係島民的避諱所在，與王船抓人、溺斃事故、以及詭異經驗相關。王船抓人的傳說深植澎湖群島，臺南安平稱為採船，意指海上飄遊的無形王船若缺人手，會使人因為事故或疾病而逝，將人抓到船上充當水手（林培雅 2018）。不過，根據筆者與 B6、C2、D3 的對話，島民普遍稱呼廟內奉祀的船為採船（tshái-tsún），飄遊海上的船為王船（ông-tsún），似有正邪之分，如照片 11。每當神明降乩，偶會提醒哪些海域有王船出沒，村民應結伴同行或遠離於此，該些區域便成避諱所在，換句話說，亦具疏離（alienation）意涵，鍵結雖弱，卻也是情感鍵結的模式之一（張朝勝、李光中 2019）。

像前幾年啦！洪夫人媽那一邊的，就會上來講說西南方海域這陣子不要去，我們就知道，這陣子有王船。(A5, 2019.09.05)

像門仔邊那也一遍啊！有人去撿螺。那個一窟水，趴著就淹死。結果人家就有去問，說有王船來啊！欠水手啦！祂都會起來講啊！你運途比較不好的人不要去啦！(A4, 2019.03.11)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天后宮 (2020.10.25)。

照片 11 天后宮所奉祀的採船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東籠 (2020.12.22)。

照片 12 採集紫菜危險性高

A7 係碩士學歷，自小被抓為小法，後又被抓為乩童，與廟宇的關係甚為密切，而當談及自身遇到王船抓人的經驗，頗是令人詫異。

有一次是大一的時候跟我學姐回來做花宅古厝調查，在海邊玩的時候，農曆七月份，隔沒多久，我開始生病發高燒，就是燒了又退，看醫生也沒有效，去馬公也是燒了又退，連續好像已經快一個禮拜，然後就去問，就是說被王船盯上了，……，就等於是又要抓回去當水手還是甚麼也好啦！就開始在搶人，……，當下不行就要直接回我們廟裡，整個就是抬進去廟裡，然後去處理，祂們處理完之後，就搶回來就退掉了，當天晚上，我就有夢到那種千軍萬馬，就是在對戰喔！超清楚的，那一次之後，就好了，發燒那些甚麼東西就已經都好了。(A7, 2020.01.21)

道教信仰認為非正常死亡者 (如溺死或縊死) 會成為厲鬼，想要投胎便須有人來取代自己，故水鬼抓交替也是在水域意外身亡的解釋說法。八罩島曾發生意外的海域，會有一陣子成為島民避諱所在，屢生事故的地點更是繪聲繪影。這些海域包含網垵口 (1960, 2011)、門仔邊 (1991)、沙垵仔口 (2014)、土地公港 (1994, 2012)、布袋港 (2012)、散崎港、東籠 (2007, 2019)、中社港碼頭南側 (2018) 等，但討海維生者較不忌諱，如 D3 所言，屢生意外有時意味著該處地形崎嶇危險，如照片 12。

因為怕的人很多啊！這個自殺的在那邊，土地公港也沒有人敢去啊！就只有我們去而已啊！其實他們的知識，等於比較傳統啦！又不是我們害祂的，像我們存著就是說，你沒有做虧心

事，不是你害祂的，祂不會來用你，你怕祂幹甚麼？我們船都靠那邊，我們每天還是都去啊！(B3 之妻, 2021.01.29)

那個地方（東籠）原本就是一個重要的磯釣漁場，也是採收紫菜的漁場，第一，你有紫菜坪，就是有危險，紫菜要在風浪比較大的所在，它才會生，平風平浪的所在沒紫菜，第二，它的地形稍微有那個滑的，第三，它普通紫菜，它如果浪打得上的所在，它都比較會生，比較稍微滑坪，第四，那個重要漁場很多磯釣客，你今天如果是沒磯釣客、沒生紫菜，那個所在會發生事故嗎？所以照我來講，那其實都是正常的狀況，我也曾經在東籠險跌死啊！國中的時候啊！我這邊有一個疤，這就是去東籠跌的啊！今天我是沒死啊！我如果死就說鬼拖去了。(D3, 2021.02.03)

然而，對亡者家屬來說，例如，A6 的外公在擯縫時去逝，由他發現並撈起，又如，B1 丈夫在新婚幾年後因故去逝，這片海域便成為他們追憶親友的連結所在。亡者生前在於（對於）海洋的經驗或情感，在其死後，吾人反而透過這片海洋與其連結，這恰與張朝勝、李光中（2019）所引述的埔船按案例不謀而合，亦即，生者不僅和亡者有著情感連結，也透過亡者和海洋產生了情感鏈結<sup>16</sup>。

在海裡面，可是沒有很深的海，就是潮間帶淺淺的窟仔，他那個鼻子、臉就趴在水裡面……。我每次坐船坐到這邊，看右邊窗戶，就會覺得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啊！我女兒有時候回來，我就特意跟她說妳爸爸往生就是這個地方。(B1, 2019.07.24)

島民在某個海域遇見不合常理之事、或諸事不順、或有某種預感，也會認為該處不太乾淨而有所避諱。

我會（避諱）啊！網垵口、土地公港，這兩個點，我本身覺得比較沒那麼乾淨，我就覺得好像怪怪的，我就不會去了。對啊！聽過，然後再加上自己有親身經歷一兩次。就在游泳出去打魚嘛！然後我跟另外一個一起去，他差不多在我前面兩百公尺左右，我潛下去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就浮起來看，旁邊沒有人，結果前面那個人離我兩百公尺，你覺得用喊的怎麼……，而且很清楚喔！就喊我的名字出來，然後整個就很毛，就山寮那個方向。另外一個在土地公港也是這樣子啊！也是有看到人，然後燈掃過去，就沒有看到人了。(A8, 2019.04.09)

## (二) 潔淨周遭海域

島民在心理上認為海洋係不潔淨的所在，遂衍生若干潔淨海域的宗教祭儀，例如，早年各村在農曆 6-8 月有海祭儀式，村民準備飯菜在廟宇附近沙灘祭祀，遍插線香和放水流燈以撫慰海上孤魂。現今八罩島上可見海上遶境和普海口，皆不定期。

海上遶境始於民國 75 年（1986）澎湖開臺天后宮，用意在於振興香火、祈求漁豐、驅離邪祟（如小法祭海）等（余光弘 2006；謝貴文 2015），八罩島仙史宮自民國 102 年（2013）開始，聯合中宮、吳府宮、天后宮，分別於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舉辦了三次的海上遶境，如照片 13。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天臺山 (2017.07.15)。

照片 13 海上遠境



資料來源：攝於八罩島網垵口 (2019.08.16)。

照片 14 神明遣信徒焚燒銀紙

農曆 7 月 15 日的中元普渡見於八罩島各廟宇，意於設宴款待孤魂野鬼，盼勿危害人間，筆者曾觀察到民國 108 年 (2019) 8 月 15 日的仙史宮普渡情形，島民將金、銀紙堆疊於網垵口沙灘階梯左右側，敕令後焚燒，當日乩童另遣人到網垵口西側曾發生事故一帶焚燒銀紙，如照片 14，頗有眷顧地縛靈或安撫孤魂的意味。此外，中社村獨特的普海口祭儀，亦具安撫或驅趕意涵。

像我們就有在普海口啊！普海口不是七月半，算說剛好乩童有起來，像元宵節有時候會講今年好像海上不太平靜，我們甚麼時間普海口，你們大家準備一下，不是經常性的，祂會看情況，或者是祂夜巡，因為我們海邊很近啊！所以祂有時候會巡到海邊。(C2, 2019.02.18)

### (三) 潔淨自身船舟

船舟既是海路移動橋梁，也是閼限媒介 (liminal agent) (Westerdahl 2005)，故船舟也需潔淨，如於船長室或駕駛艙奉祀神明，閩南語稱此空間為「舫公<sup>17</sup>厝仔」(tài-kong-tshù-á)，舫公意指船長，厝仔指涉船艙，而厝隱藏棲居意涵，即漁人以船舟 (舫公厝仔) 棲居海上，巧合的是，藉此閩南語詞彙，倒可與前述水下棲息地互為呼應，兩者分別係以船舟和潛具棲息於海洋上下，可謂打破無法定棲海洋的刻板印象。

以八罩島民營交通船光正陸號為例，在駕駛艙便有奉祀中宮和天后宮的神明，以此守護船舟安全潔淨，如照片 15-16。

舫公厝仔，舫公就是船長啦！舫公厝仔，就是駕駛艙啦！有的說「青瞑 (tshinn-mí, 瞎眼) 舫公駛倒船」啦！青瞑舫公就是那個很差的船長，就一艘船駛到翻過去。咱們就用厝下去講啊！其實是人家說船長室啦！(C2, 2020.10.16)

以前每艘船有舫公厝仔，都有寫廟的王爺，用一張紅紙寫一寫，貼在那邊，做一個龕，木頭的，神明寫字進去，再做一個格仔，弄一支管子，早晚在燒香，有在拜啦！(C1, 2020.10.16)



資料來源：攝於光正陸號 (2020.03.17)。

照片 15 舢公厝仔



資料來源：攝於光正陸號 (2020.10.14)。

照片 16 奉祀神明

另一種方式則是淨船以確保船隻潔淨、不被邪祟侵入，潔淨概念其實展現於諸多祭儀，如淨宮、淨五營、淨神轎、大洗淨、過火等 (甘村吉 2009, 2010; 黃有興、甘村吉 2003)，藉由符水、鹽米、煮油、燒銼鉞、鞭炮、甚或遶境等方式，進而洗淨物件、工具、建築物、陸域、海域等，因此，這些祭儀頗有「洗去汙穢以維潔淨之意」(黃有興 1992: 223)。與船相關的祭儀，A6 曾有經驗，C2 曾有耳聞。

我有發生過一件事，我不知道這個人是目箍 (bák-khoo, 眼眶) 紅還是怎麼樣，不知道甚麼人，捉一隻快要死的貓仔团，丟在我船上，我捉起來，放在山頂，好像是隔天還是放假上來馬公，我們都會去一間私人壇去求去拜拜，我就跟他講這件事，他說有人故意要害你釣不到魚，他就拿一張符令給我，忘了他是叫我燒掉還是貼在船艙裡面，那個動作做完，我又都很好了。那幾天真的釣不到魚，那個儀式做完，又回復跟往常一樣。(A6, 2019.07.25)

那時候水按有一艘船，新船的樣子，好像燒死一個船員還怎麼樣，這個在船上比較忌諱，那艘船就乾脆賣掉，沒有人敢買啊！他 (法長) 把它買下來，改船名，自己淨船，就是這一套，全款 (kāng-khuán, 同樣) 啊！他這個動作叫做淨宮，也是油鍋啊！(C2, 2019.02.18)

## 進、敬、退：心理、時空與生理的交纏

令人玩味的是，島民與海洋的互動關係，就像共舞探戈，有時彼進我退、有時對峙遙望、有時親密交纏，即進海與敬海似有其拮抗，根據島民說法，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即避諱者，除了如 A8 (小法) 和 B6 (小法) 避諱於空間上的特殊海域，也有如 A1 和 D2 (小法) 避諱於時間上的海域，即農曆七月，例如，A1 每逢夏天返島，常邀筆者浮潛，但到農曆七月堅持不下水，他說這是島嶼的習俗。第二類是矛盾者，例如：A5 雖在心理上避諱事故海域，但時間久遠後便也涉足；B1 心理雖不避諱事故海域，但也不會到此擷取資源；B5 雖恐懼夜晚海洋，但自詡有神明庇佑而勇於入海；C3 自認鐵齒卻對預感甚為不安。第三類是不避諱者，如 A6、B3、B4、D3，他們通常身強體壯，善於掌握雙重容積和沉浸地形，有時自稱鐵齒或無神論，傾向以科學解釋詭異經驗，對於邪祟則秉持著行直坐正的心態，

而拜不拜神倒是因人而異<sup>18</sup>。

歸納前述，可以發現島民在評估進入或敬畏某處海域空間，係由幾項因素綜合取決，包含心理、時間、生理。在心理方面，信仰是否虔誠、涉入廟宇程度等，使得島民對於空間產生安全（潔淨）或危險（邪祟）等概念，例如本研究受訪者有數位乩童或小法，他們對於海洋信仰普遍虔誠，且不輕易踏足不潔之處。在時間方面，農曆七月的海域普遍為人感覺不潔淨而有所避諱，曾發生溺斃事故或神明指示有王船出入的海域，隨著時間拉長而沖淡記憶，變得潔淨，因此，時間長短也影響島民是否避諱於某個特定海域空間。在生理方面，對應島民的身體素質、知識多寡、維生方式，多位男性憑藉著良好身體基礎與海洋對抗交纏，爭取的海洋容積既深且廣，累積的海洋經驗與知識亦是豐饒，而專職以海維生者尤需鼓足勇氣進入海洋，較無退路；相形之下，年紀漸長者如 C1 和 D1，皆八十餘歲，因身體能力逐漸衰弱，便從倚兜海退回坪腳海或潮間帶，不再潛（沫）入海洋，僅維持少部分採集海菜或螺貝的行為，尤有甚者，不再進海而退出海洋。

有趣的是，心理上的避諱、矛盾、不避諱，以及行為上的進海、敬海、退海，或依賴（親近）海洋的深淺程度，皆隱約呈現序譜狀態，如此一來，便可融繪成二維座標系統<sup>19</sup>（張朝勝 2021），以較為細緻的心理和行為雙軸來詮釋島民與海洋的交纏互動，例如，B5 在心理上懼於夜海，在行為上勇於深入，雙軸便交織成矛盾狀態。此外，若再加諸時間概念，更可一窺島民人生歷程與海洋在心理與行為上的互動情況，例如，C1 從小時候的花宅灣開始親近（進入）海洋，退伍後跟隨烏崁漁船討整個澎湖的倚兜海，並曾因機械故障而漂流至南淺漁場數日<sup>20</sup>，之後他回到八罩島討周遭的倚兜海和坪腳海，而隨著年紀增長，「海收起來（hái-siu-khí-lâi）」是澎湖許多老人家的最終選擇，此即退海，意味著不再涉足海洋，或僅少部分利用海洋資源。

## 結論與討論：形塑海洋地方感

本文題名「流動的所在」有以下呼應：第一，海洋自身的物理流動性，不論係 fluid 或 liquid，都具有流動和液態的雙關意涵，人們置身海洋便可感知。第二，島嶼的虛擬流動性，即 Dovey (2009) 所比喻的地方即組合概念，又或是 Anderson (2014a) 藉由划皮艇所發想的世界持續處於流動，島嶼地方亦處於流變狀態。第三，Hau'ofa (1994) 所謂的群島之海洋和大洋洲詞彙，皆以海洋作為島嶼和島民的主體。第四，海洋的物質狀態流動於固液氣相 (Peters 2017)，澎湖的鹹水煙可為例證，海洋（液）的鹽度（固）透過季風（氣）吹拂深切影響島民。第五，地方知識、情感鍵結、身體感受，有其自變、互變與它變的流動狀態。第六，所在係閩南語指稱地方的詞彙，本文受訪者在使用閩南語對談時多常使用，可呼應人在世存有意涵（曾旭正 2010），比較可惜的是，所在或地方兩詞尚未有容積意涵。

八罩島民兒時的親海地點係鄰近沙灘，並依甲頭而有不同區域，沙灘可謂引領島民進入海洋的介質。島嶼內部的社群關係和廟宇組織，係傳遞知識與文化的途徑，海洋的地方知識由親友長輩傳授，宗教的文化信仰藉由神明抓乩童和小法而傳承。此後，以海為田或對於海洋有興趣的島民從潮間帶邁入坪腳海和倚兜海。位處流動海洋，島民透過地方知識而穩定身體，包含：建構地圖認知（如海域岩礁、海底（沉浸）地形和傳統漁場）、理解雙重容積（東北季風、潮汐流水，及與島礁的交互作用）、定位海中位置（以燈火、燈塔或咬山辨定位自身和船隻）、劃分海洋領域（坪腳海、倚兜海）。置身不潔海

洋，島民透過宗教信仰而穩定心理，包含：避諱特殊海域（王船抓人、溺斃事故、詭異經驗）、潔淨周遭海域（海上遶境、普海口）、潔淨自身船舟（奉祀神明、淨船祭儀）。島民進入、敬畏（避諱）或退出海洋，取決於海洋時空、自我心理與生理狀況的總和考量。

地方感的初始定義係領域性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65)，諸多以地方知識探討人海互動的論述也涉及領域性 (Bulian 2017；陳憲明 1991a；顏秀玲 1996)，相似於此，本文所探討的八罩島區域空間分野，亦展現出領域概念，並隨空間而有內外之分。在沙灘，島嶼內部昔日係依鄰近甲頭而各擁沙灘且停泊船舟，此景在建設碼頭和交通便捷後逐漸瓦解。在坪腳海，島嶼內部係以海域或時間為界，多數先佔先贏，少數獨佔海域。在倚兜海，係以漁法、時間和禁漁區為界，島嶼內部利用燈火漁業禁漁區以抵禦島嶼外部。此外，沙灘和倚兜海的（去）領域化，並涉及在地與國家的角力或協商，以「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為例，其劃設方式係由上而下，各個沙灘原為不同村落甲頭的親海或漁撈所在，但在劃設保護區後島民曾被驅離，地方領域在時間（夏季夜晚）和空間（西方和南方沙灘）上為國家機器所割裂。以「澎湖縣望安海域燈火漁業禁漁區」為例，其劃設方式係由下而上，在地漁民長久於磴弓傳統海域遭受外來船隻壓迫，遂開始醞釀建議國家權力劃設禁漁區，頗有彼此建構海洋領域的意味。

本文嘗試鑄鑄兩個學門以形塑海洋地方感，首先即人文地理學的（不只是）潮濕本體論，攫取流動容積和物態相變意涵，其次為海洋人類學的地方知識，獲取液態知識內容，再者為人文地理學的地方感，擷取情感鍵結概念，換句話說，（不只是）潮濕本體論和地方知識讓原本侷限於陸地的地方感得以深入和倘佯海洋，而漁人、海洋、島礁的互動關係，在兩學門各所擅長下才能擁有豐饒詮釋。

在潮濕本體論，本文所提到的雙重流動容積恰可呼應其意涵，即潮汐流水和東北季風。潮汐是造成海洋流動和深度容積的主要因素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涌流和迴流使得海洋有截然不同的流動方向，更造成海洋容積的深淺和遠近，尤其坪腳海，隨潮起落，島民需發展出身體的水平或垂直延展能力以為順應。以撿螺為例，女性僅於潮間帶撿拾珠螺或黑窟海蜷，而擁有潛水能力者，尚可入坪腳海捕捉寶螺、鐘螺、九孔螺等。以擯纏為例，須選擇流水較緩時下網，而漲退潮意味著海洋容積的離岸遠近，考驗漁人於海洋的水平延展能力。以打魚為例，除考量潮汐流向，更考驗著漁人的垂直深度延展能力，潛的越深，意味海洋容積和蘊藏資源越多。以縶纏為例，女性僅將網具繫於岸邊岩礁，男性則潛水而繫於海中岩礁。以擯文石為例，無潛水能力者於岸邊、白沙礮或北礮擷取，有潛水能力者至天臺山礮的坪腳海擯文石。另一方面，季風也是一類流動容積 (張怡婷、簡旭伸 2021)，澎湖尤以東北季風為最，本文田野資料雖少述及，但島民實已將季風融為身體印記。

在不只是潮濕本體論，強調物質狀態的轉變，例如，海洋鹽度係潮濕本體論較少談論者，僅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9) 在論述人類身體所感知的海洋時稍有涉及，澎湖的東北季風（氣相）往往掀起包含鹽分的海沫（液相），風和浪即形成在地所謂的鹹水煙，其後，鹹水煙又隨季風吹拂和陽光蒸散而解析出大量黏膩的鹽分（固相）附著於陸地，因此，鹹水煙的組成便涉及潮濕本體論中兩類截然不同的流動容積（季風、海洋），更隱含不只是潮濕本體論中的多樣物質狀態（固、液、氣），由此，更可反思單一物質或容積的論述是否已然足夠。

亦即，載入海洋的流動容積概念，雖可帶給吾人不同以往的嶄新視野，然而，一味地以海洋為主體，亦恐陷入昔日單以陸地為主體的窠臼。舉例來說，本文 B3 於網坡口外的漁撈經驗可謂經典，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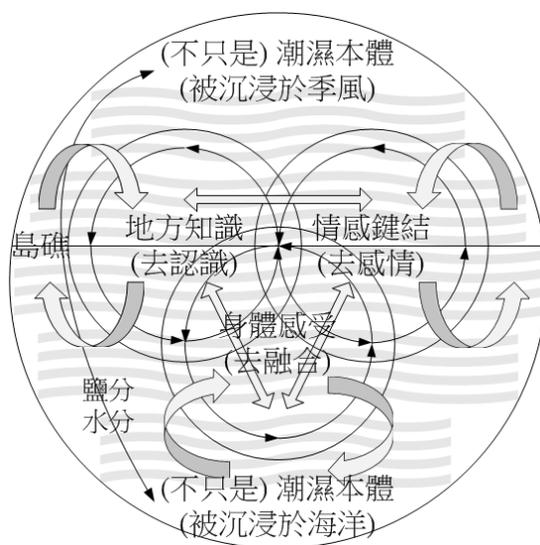
僅掌握各個元素（物態）的組合，更且與之融合，頗有 Anderson (2012) 所謂與海、與風、與浪合而為一的意象，重要的是，他同時更掌握了陸地（島嶼）和海洋、季風之間的互動關係。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 在論述潮濕本體論時，時常提到海洋的湍流或攪流等特性，雖有論及風對海所造成的靜波或怒滔等形式，或係船之實體、水之流動、風之力量所形成的組合將影響人員性命 (Peters 2014)，但顯未考量陸地或岩礁的作用。清代林豪、薛紹元 (1894/2006: 72) 在形容東吉嶼和西吉嶼之間的海勢時，論及：「水勢洄薄，流觸海底礁石，作旋螺形，舟行誤入其險，倘遇颶風，瞬息衝破，若無風可駛，勢必為流所牽……。」該處海勢即係由在地所謂的西淺 (sai-khín)、東淺 (tang-khín)、打桶磨 (pah-tháng-mô) 等暗礁，以及中碇仔 (tióng-teng-á) 海底地形所造成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20)。兩相對照，潮濕本體論僅有流水態勢，清代方志則描述了流水係由海流、岩礁、颶風的彼此作用所交織共構。因此，關乎海洋流水，勢必得如 Anderson (2012) 所謂的組合概念，更如澎湖漁民所謂的流水配山勢，除深入海洋，並應來回於海洋的流動容積（潮汐流水）、陸地或海中岩礁（暗礁）、氣候季風、漁撈經驗的連結關係，始能有較為全面的視野。

在地方知識，本文所勾勒的程序與許多海洋人類學研究頗為一致，例如近（進）海，往往透過沙灘（灘頭）而邁入海洋（夏曼·藍波安 2009），並透過親友長輩和社群組織而傳承海洋（液態）知識 (Bulian 2017; Garavito-Bermúdez and Lundholm 2017; 蔡政良 2022)，又如知海，包含命名島礁和海域和漁場、理解潮汐流水和季風、定位海中位置等，亦甚相通，由此，漸可捕捉人類探索島嶼周遭或沿岸海洋的程序步驟。比較特別的是敬海，精神信仰亦屬地方知識一環 (Berkes 2008; FAO 2005)，但核心概念和表徵形式隨著地域而有不同，例如，原住民部落的敬海多展現於禁忌和海祭 (夏曼·藍波安 2009; 蔡政良 2022)，漢人漁村的敬海則係以潔淨作為核心概念，與日本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Bulian 2017; 劉枝萬 2010)。而八罩島最為特殊的海洋信仰，莫過於王船抓人，如此傳說散見於澎湖群島，成為島民避諱海洋的莫名原因，惟如今僅有零星論述，因此，若能一一釐清澎湖群島的海洋民俗信仰，不僅可回饋至海洋人類學，亦可挹注到海洋地方感的建構。此外，目前臺灣海洋人類學常見以自身作為研究工具潛入海洋 (夏曼·藍波安 2009; 蔡政良 2022)，而容積概念的發展也意味著潛入海洋才能有立體性和流動性的思維，惟本研究係以深度訪談作為主要研究方式，雖也曾於海中參與觀察若干漁撈活動，但僅止於白晝的海洋表面，而漁民自由潛水的深度可達 15-20 公尺，搭配空壓機和軟管甚可達 30 公尺，欲進一步探索漁民於海洋的身體感受，如驚豔、靜謐、幽暗、柔順、刺痛、壓力、恐懼、融合等，即體感與情感容積，或仍應沉浸（潛；沬）於海 (Squire 2017)。

在地方感，漸趨一致的定義為人與地方的互動經驗或情感鍵結 (Agnew 1987; Steele 1981; Tuan 1974)，且地方隱含靜止、穩定、家或棲居意涵 (Manzo 2005; Relph 1976; Tuan 1977)，反之，海洋的流動性使得人類難有情感鍵結和實際棲居 (Boelhower 2008; Steinberg 2013)，這便是造成地方感遲遲無法推移至海洋的原因。然而，透過本研究於八罩島的探索，應可跨越如此藩籬。在情感鍵結方面，島民藉由各式經驗如漁撈、命名、體感、知識、避諱、潔淨等，使得海洋蘊含豐饒意義而非單調空白，避諱雖如疏離且情感較弱，但生者透過亡者卻與海洋產生強烈情感鍵結 (張朝勝、李光中 2019)，這些案例呼應了 Hau'ofa (1994) 所謂視海洋為家的感受，以及 Anderson (2012) 轉化海浪為地方並孕育情感意義的論述。在實際棲居方面，島民除了藉由地方知識和宗教信仰來穩定身體和心理、緩和海洋流動性，並以澎湖獨稱的舩公厝仔棲居於海，事實上，從 1870 年《海底兩萬里》鸚鵡螺號的天馬行空，到 1960

年水下棲息地的付諸實現 (Squire 2016)，再到 Brassey (1878) 以船作為漂浮之家的海洋旅程，顯見人類已逐漸克服棲居於海的困境。因此，藉由情感鍵結和實際棲居的雙重突破，吾人或可期待海洋地方感的後續曙光。

擷取近 (進) 海、知海、敬海三個程序中的某些概念元素，本文重新揉合並嘗試建構海洋地方感的概念架構，如圖 3，該架構由內而外有不同的層次主體，內部層次並非僅限於海洋，準確地說，它們座落於外部層次的海洋 (坪腳海和倚兜海)、島礁 (島嶼和岩礁)、季風 (東北季風和西南季風) 的交纏作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 海洋地方感的概念架構

首先，內部包含地方知識、情感鍵結、身體感受共三個層次，本文以「個體心智」統稱，地方知識層次，以 Berkes (2008) 為基礎，本文修正其所述的四個面向為：(1) 海洋、島礁、季風和動植物的地方知識：如島礁名稱、海洋名稱、定位、魚群習性、海菜季節與產地；(2) 海洋、島礁和資源經營管理系統：如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澎湖縣望安海域燈火漁業禁漁區、領域性；(3) 社會制度 (組織)：如廟宇、乩童和小法；(4) 世界觀、信仰、儀式：如王船抓人、水鬼抓交替、海上遶境、普海口、淨船。情感鍵結層次，以 Tuan (1974, 1977) 為基礎，本文將之由陸地延伸至海洋：即各式經驗使得海洋和島嶼 (家鄉) 蘊含意義、生者透過海洋與亡者產生連結、漁民以舢公厝仔棲居於海。身體感受層次，以 Bulian (2017) 和 Anderson (2012) 為基礎，多指人類 (海女或衝浪者) 與海洋互為融和、合而為一，較少指涉季風，本文擴展成與季風、與海洋、與鹹水煙的互為融和，但為了繪圖清晰而將此層次稍微下移。簡單來說，內部的個體心智是去認識 (know)、去感情 (affect)、去融合 (converge) 海洋和島礁和季風的過程。

其次，這三個層次各自獨立，皆有其流變 (自變) 狀態，例如：地方知識是與時俱進 (Ellen and Harris

2000)，隨著科技而有不同的海中定位方式；情感鍵結是游移序譜，從依戀以迄疏離（張朝勝、李光中 2019）；身體感受隨著各個時空的不同組合而有所差異（Anderson 2012）。此外，三個層次也彼此重疊和挹注，呈現互相流動（互變）狀態，例如，Berkes (2008) 提到，故事和傳說係文化和原住民知識的一部分，因它們表徵出意義，如此意義和價值紮根於土地，且與地方感甚為相關，亦即，地方知識可轉化為地方感（Garavito-Bermúdez and Lundholm 2017），另一方面，Anderson (2012) 所論述以個體和實踐而產生情感，即是身體感受轉化為情感鍵結，而 Bulian (2017) 所謂地方感官知識，即是地方知識和身體感受的相互結合。更進一步，援引 Dovey (2009) 流變和 Squire (2016) 身體容積兩個概念，則某個時空的三個層次組合，便成為獨特的個體心智容積。

最後，重要的是，海洋地方感的外部為（不只是）潮濕本體，亦即，個體心智的三個層次被包裹和沉浸（immerse）於更為廣泛的潮濕本體層面，即雙重容積的季風與海洋，重要特質亦為流動，甚且，透過鹽分、海沫、鹹水煙，雙重容積產生固、液、氣體的相變，即不只是潮濕本體。總的來說，海洋地方感的外部為海島所在的海風雙重容積，內部為島民的個體心智容積，而海洋地方感的形塑便是海風雙重容積與個體心智容積的對話與浸潤（它變）<sup>21</sup>。

## 註 解

1. Steinberg (2013) 甚至加諸時間而謂四維物質性；Peters and Steinberg (2014) 亦擴展稱四維世界；Ehler, Zaucha, and Gee (2019) 提到四維海洋空間，包含海面和其上的對流層、水體、海底和其下的底土。
2. 若干電影和文學作品也係學者們的靈感來源（Lambert, Martins, and Ogborn 2006; Peters and Steinberg 2019; Steinberg 2001），亦可說明海洋的深度概念。例如，電影《水世界（*Waterworld*）》，初始世界觀僅止於以船舟行駛於海面，即水平延展，而主人翁因有鰓和蹼，遂具有深入海下的能力，即垂直延展。又如，科幻小說《海底兩萬里》，軍艦僅有航行海面的水平能力，而鸚鵡螺號則有深入海底的垂直能力。另一方面，電影《水世界》和《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的主角，以及《海底兩萬里》的尼莫船長，皆以船或潛艦為家。
3. 地方（在地）知識、先民經驗、傳統知識、傳統和地方知識、環境知識、地方和原住民知識、傳統生態知識，名稱雖異，意涵相近（Berkes 2008; Cetinkaya 2009; Chakraborty and Gasparatos 2019; Uehara et al. 2019）。
4. 1993 年 4 月 20 日《建國日報》第 2 版，報導了陳三井提出澎湖學概念，其後的澎湖研究雖百花齊放，實則以歷史、考古、地質等領域居多，地理學門幾乎付之闕如，尤其，若述及澎湖的地理，多指涉自古以來所爭辯的島礁數量，如 36 島、64 島、90 島等（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19a）。
5. 根據維基百科，Man-in-the-Sea I 啟用於 1962 年，深度 61 公尺，1 位潛水員棲息 24 小時 15 分鐘；Man-in-the-Sea II 啟用於 1964 年，深度 126 公尺，2 位潛水員棲息 49 小時。Conshelf I 啟用於 1962 年，深度 10 公尺，2 名潛水員棲息 7 天；Conshelf II 啟用於 1963 年，深度 10 公尺，6 名潛水員棲息 30 天，並有 2 名潛水員於 30 公尺深度棲息 7 天；Conshelf III 啟用於 1965 年，深度 102.4 公尺，6 名潛水員棲息 21 天。Sealab I 啟用於 1964 年，深度 59 公尺，4 名潛水員棲息 11 天；Sealab II 啟

用於 1965 年，深度 62 公尺，3 個小組各棲息 15 天，其中一位潛水員並棲息 30 天；Sealab III 啟用於 1969 年，實驗室降至 190 公尺深度後發生變故，有一位潛水員死亡。

6. Hau'ofa (1994) 對於島嶼有饒富趣味的比喻，即遠海之群島 (islands in a far sea) 和群島之海洋 (a sea of islands)，前者強調遠離權力中心的巨大海洋和邊陲渺小的島嶼，後者以一個較為全觀的視角來描述海洋和島嶼的關係，此即棲居近 2,000 年的大洋洲島民觀點，以東加為例，島民指涉從他島而來的人為從海而來的人，而非科學家所稱從外島而來的人。此外，太平洋島嶼 (Pacific Islands) 和大洋洲 (Oceania)，這兩個詞彙亦有類似的對比意涵，前者表示淹沒於海的微小陸地，後者指涉群島之海洋及其居民。董恩慈、汪明輝 (2016: 154) 對於人之島 (蘭嶼) 的論述亦甚相似：「達悟人的空間意象意識裡，族人的生活領域是由島嶼圍繞著居中的海洋所構成，這樣『對於海的情感』的地方，……。」
7. 地方的組合概念，類似於生物學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的堆疊層序。Dovey (2009) 言，建築物、樹木、汽車、人行道、貨物、人們、號誌等，總和形成街道，但卻是彼此之間的連結促成組合或地方。亦即，建築物—人行道—道路的關聯；車流、人流、貨流；公共空間至私人空間、以及街道至城市的內在連結，使之而為街道，並可與其他地方組合明顯區別。因此，組合包含物件和實踐，前者係各式零組件，後者係動態，如人們與樹木的生長老死、建築物的建造拆除，而所有地方皆係組合。
8. Vallega (1999) 劃分為沿岸陸地、沿岸海洋、深海。Hallaire and McKay (2014) 描述塞內加爾漁民為應付漁源枯竭，由小規模漁業的日常移動轉型為長距離漁業遷移。人之島的漁場空間由內朝外，細分為：潮潤帶高潮線以上的礁岸 (pasalan, 竿釣)、潮潤帶 (kesakan, 採集甲貝類、竿釣、撒網)、第一近海 (kalaikalaiwan, 捕章魚、竿釣、魚槍、礁岸追逐網、底刺網、泳釣)、第二近海 (kakonowan, 採集碑磔貝、夜光蝶螺)、第三近海 (sitmala, 魚槍、礁岸追逐網、小型拼板獨木舟 (tatala) 船釣)、第四近海 (patsitsipalan, tatala 船釣、曳繩釣)、第五近海 (kalaiwan, tatala 船釣、曳繩釣)，目視來看，第一、第二和第三近海可見海底，第四和第五近海深不見底 (張燦穩 1991)。
9. 除了坪腳海和倚兜海，筆者在訪談西吉嶼漁民時，另有聽聞開勢海 (khui-si-hái) 一詞，這個區域泛指接近西沙、南沙、東沙群島和菲律賓一帶的海域 (張朝勝等 2023)。本文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站、「甘字典」網站、清代方志、澎湖在地居民口音，以決定文中所使用的閩南語詞彙和字音。
10. 據 D3 所言，1986 年韋恩颱風侵襲澎湖，造成許多船隻沉沒，有些漁民便從臺灣建造青忝仔返澎，可謂早期的塑膠船。青 (tshinn) 指涉船隻外觀多為藍色，thiám 應為小船之意，但本文尚無法找到可供對應之文字，暫以同音之忝 (thiám) 替代。青忝仔屬於漁船，昔日多未滿一噸，後續有大於一噸，多為 CT0 (漁船噸數為 5 噸以下)，少部分為 CTS (動力舢舨)。
11. 蔥係閩南語所稱的樹枝狀軸孔珊瑚，潭門港南北側的海域便以此為名。
12. 此係根據筆者於 2013 年 7 月 21 日和該位島民的互動對話，後有整理為田野札記。這位島民並非本研究對象，但與海洋互動亦十分緊密。
13. 清代方志《清初海疆圖說》(不著撰人 1723/1962) 中的〈澎湖海圖說〉，便有於八罩島標註「三溫尾」，顯見三溫自古以來便有其重要意義。

14. 汕係閩南語所稱的海底岩石地形或珊瑚礁，常搭配魚種稱呼，例如鮟汕、青嘴汕，代表該處棲息較多該類魚種。
15. 再以東吉嶼東北方的澎兮 (piu--ê) 海域為例，根據筆者於 2023 年 6 月 23 日訪談西吉嶼漁民，其言，該處範圍水深約 20-50 公尺，但其周遭水深近百公尺，因此，冬天若為涌流且有強烈東北季風，則海底地形的落差和由南往北的潮汐流水造成水下湧流，而東北季風使得表層風浪由北往南拍打，此時，海洋容積的不同深度便有兩股相逆的海浪和潮流，這正是此處海勢凶險的原因。
16. 諸多影視作品的海洋，也成為思憶親友的所在，如電影《碧海藍天 (Le Grand Bleu)》、電影《鐵達尼號 (Titanic)》、電影《那年夏天，寧靜的海 (あの夏、いちばん静かな海。)》、日劇《海灘男孩 (ビーチボーイズ)》等。
17. 相關文獻或辭典有使用「大公」、「舵公」、「舫公」等詞彙，另根據曾文明所提供金長勝號於日治時期的單據，可以發現當時有以「舵」、「出海」、「舫」等詞彙來稱呼船長。「大」或「舵」的閩南語多發為 tuā，而許路 (2022: 522) 係使用「舫」，並有釋義：「老舫：也稱作舫公，木帆船上的掌舵之人，負責制定航線和將船安全行駛至目的地，相當於船長的職位。」舫雖為造字，但發音應同「代」(tāi)，筆者在田野多聽為 tāi-kong，因此，本文使用「舫」。
18. 就筆者長年觀察，島民有無涉入廟宇庶務或拜不拜神，除了是否受惠於神明恩澤 (例如靈不靈驗、有沒有保佑平安)，更牽涉到政治生態 (例如哪一派系的人或乩童掌權)、個人恩怨 (例如自身、親友和掌權者或神明的過節)。
19. 進海與敬海的座標想法，係審查過程中一位委員所提出，如此概念也見於張朝勝 (2021) 嘗試將「情感」與「鏈結」鑄鑄於座標系統。
20. 可見 1972 年 12 月 18 日《建國日報》第 2 版，該篇報導為「怒海餘生八漁民 業已安返馬公港」。
21. 有趣的是，張朝勝等 (2023) 也曾以天 (地理、氣候、季風)、地 (地質、地景、玄武岩)、海 (海景、暗礁、碇砧石)、人 (島民、航行者)、神 (池府王爺、金府大王、湄洲媽祖、肖先鋒) 的各式互動元素，加以勾勒西吉嶼的文化景觀價值，只是，該文論述並未涉及容積概念。

## 謝 辭

感謝八罩島民容我百般叨擾，並協助詮釋各種海洋經驗，感謝多位審查委員和老師幫助我們沉浸 (不只是) 潮濕本體、建構海洋地方感、領略不同層次的學術視野。八罩散兮和內灣海尾的潮汐起落也是本文靈感泉源。本研究是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7-2511-H-259-002-MY2 和 MOST 109-2511-H-259-002-MY2 的綜合成果，感謝科技部 (現國科會) 的經費補助。

## 引用文獻

- 不著撰人 1723/1962。《清初海疆圖說》。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王鑫 1998。「地方感」和「鄉土情」。《大地地理雜誌》119: 13。

- 王驥懋 2022。地球政治與海洋研究：論辯與未來研究展望。地理學報 101: 85-108, doi: 10.6161/jgs.202204\_(101).0005。
- 甘村吉 2009。澎湖廟宇的法師與乩童圖錄。澎湖：甘村吉。
- . 2010。澎湖的王爺信仰圖錄。澎湖：甘村吉。
- 余光弘 2006。開臺澎湖天后宮志。澎湖：開臺澎湖天后宮管委會。
- 吳映青 2019。海路：從人類學視角看臺灣近海漁業。中國飲食文化 15 (2): 7-53。
- 李達達 (譯) 2017。Verne, J. G. 原著。海底兩萬里。新北：木馬文化。
- 林文鎮 2013。澎湖吉貝嶼的地方知識與石滬漁業。澎湖研究第十二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地方知識的探索與建構，顏美麗總編輯，101-60。澎湖：澎縣文化局。
- 林美容 2003。海洋宗教與民俗—從媽祖與王爺信仰說起。海洋文化與歷史，邱文彥主編，71-88。臺北：胡氏圖書。
- 林培雅 2018。王爺的角力戰—臺南安平「採船」傳說研究。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44: 7-28, doi: 10.6941/JCHC.201806\_(44).0001。
- 林豪、薛紹元 1894/2006。澎湖廳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夏曼·藍波安 2009。蘭嶼達悟族的海洋知識。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 5: 125-54, doi: 10.29763/TISR.200906.0005。
- 張怡婷、簡旭伸 2021。量體流動與風的時空政治—以大林蒲的空氣污染為例。臺灣人類學刊 19 (2): 147-88。
- 張朝勝 2021。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論文。
- 張朝勝、李光中 2014。虛構保育——綠蠟龜經驗省思。碇碇石 76: 29-51。
- . 2019。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戶外遊憩研究 32 (3): 61-100, doi: 10.6130/JORS.201909\_32(3).0003。
- 張朝勝、曾文明、李光中 2019a。島、嶼和岩礁的單位——以澎湖八罩群島為例。國家公園學報 29 (1): 29-58。
- . 2019b。初探八罩島神職人員的心路歷程。澎湖研究第十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美惠總編輯，288-315。澎湖：澎縣文化局。
- . 2020。船難事件、海底地形和暗礁分布—以八罩群島為例。碇碇石 98: 2-80。
- . 2021。提倡以潮間帶和坪腳海來整合八罩島（望安島）里海的地景與海景。臺灣博物 40 (1): 58-89。
- 張朝勝、曾文明、許玉河、李光中 2023。殘遺文化景觀：以澎湖西吉嶼為例。國家公園學報 33 (1): 11-38。
- 張燦穩 1991。蘭嶼椰油村雅美族人儀式性漁撈活動之漁場利用形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17: 147-92。
- 許路 2022。造舟記。北京：北京聯合。
-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五南。
- 陳憲明 1987。臺灣北部番子澳漁撈活動的時空間配置。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13: 71-104。
- . 1989。臺灣東部漁撈活動的時間地理學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15: 89-115。

- . 1991a。澎湖北海一帶無人島紫菜採集的領域管理。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17: 63-84。
- . 1991b。澎湖沿岸漁場之領域管理。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0: 41-5。
- . 1992。一個珊瑚礁漁村的生態：澎湖鳥嶼的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18: 109-58。
- 曾文明 2016。如琢如磨的人生：陳海山父子的文石天地。澎湖：澎縣文化局。
- 曾永平、陳雅慧、許義忠 2017。太魯閣國家公園西寶天祥居民之地方意義研究。國家公園學報 27 (2): 63-77。
- 曾旭正 2010。地點、場所或所在：論“place”的中譯及其啟發。地理學報 58: 115-32, doi: 10.6161/jgs.2010.58.06。
- 黃有興 1992。澎湖的民間信仰。臺北：臺原。
- 黃有興、甘村吉 2003。澎湖民間祭典儀式與應用文書。澎湖：澎縣文化局。
- 董恩慈、汪明輝 2016。達悟族傳統生態知識與其永續性價值。地理研究 65: 143-67, doi: 10.6234/JGR.2016.65.06。
- 廖昱凱、簡旭伸 2019。地理學中的量體轉向：領土立體化、地球物理政治與環境中的情感氛圍。地理學報 92: 1-29, doi: 10.6161/jgs.201904\_(92).0001。
- 劉枝萬著、林芬郁譯 2010。臺灣與日本的海洋性民間信仰。臺北文獻 171: 57-63。
- 蔡政良 2022。第五道浪之後：當代都蘭部落阿美族水下獵人的傳統海洋知識。臺灣人類學刊 20 (2): 139-84。
- 衛惠林、劉斌雄 1962。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謝貴文 2015。高雄林園鳳芸宮媽祖海巡。高雄：高市文化局。
- 顏秀玲 1996。赤崁和吉貝漁撈活動的空間組織。澎湖：澎縣文化。
- Acheson, J. M. 1981. Anthropology of fish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0: 275-316, doi: 10.1146/annurev.an.10.100181.001423.
- Acott, T. G., and J. Urquhart. 2014. Sense of place and socio-cultural values in fishing communities along the English Channel. In *Social issues in sustainable fisheries management*, eds. J. Urquhart, T. G. Acott, D. Symes, and M. Zhao, 257-77. Dordrecht: Springer, doi: 10.1007/978-94-007-7911-2\_14.
- . 2015. People, place and fish: Exploring the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of inshore fishing through photography. In *Creative economies, creative communities: Rethinking place, policy and practice*, eds. S. Warren, and P. Jones, 43-63. Burlington: Ashgate.
- Acton, L., L. M. Campbell, J. Cleary, N. J. Gray, and P. N. Halpin. 2019. What is the Sargasso Sea? The problem of fixing space in a fluid ocean. *Political Geography* 68: 86-100, doi: 10.1016/j.polgeo.2018.11.004.
- Agnew, J. A. 1987.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Massachusetts: Allen and Unwin.
- Alexander, L. M. 1968. Geograph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8 (1): 177-97, doi: 10.1111/j.1467-8306.1968.tb01642.x.
- Anderson, J. 2012. Relational places: The surfed wave as assemblage and converg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0 (4): 570-87, doi: 10.1068/d17910.

- . 2014a.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kayaking.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103-17. Burlington: Ashgate.
- . 2014b. Merging with the medium? Knowing the place of the surfed wave.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73-85. Burlington: Ashgate.
- Anderson, J., and K. Peters. 2014. 'A perfect and absolute blank': Human geographies of water worlds.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3-19. Burlington: Ashgate.
- Bailey, E., P. Devine-Wright, and S. Batel. 2016. Using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 place attachments and responses to power line proposals: The importance of life-place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8: 200-11, doi: 10.1016/j.jenvp.2016.10.006.
- Berkes, F. 2008. *Sacred ecolog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203928950.
- Bleam, R. M. 2018. Unbounded place meanings and embodied place identities for conservation volunteers in Scottsdale, Arizon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56: 76-83, doi: 10.1016/j.jenvp.2018.03.002.
- Boelhower, W. 2008. The rise of the new Atlantic studies matrix.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0 (1-2): 83-101, doi: 10.1093/alh/ajm051.
- Brassey, A. 1878. *A voyage in the Sunbeam: Our home on the ocean for eleven month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 Bridge, G. 2013. Territory, now in 3D!. *Political Geography* 34: 55-7, doi: 10.1016/j.polgeo.2013.01.005.
- Bulengela, G., P. Onyango, J. Brehm, P. A. Staehr, and E. Sweke. 2020. "Bring fishermen at the center": The value of local knowledge for understanding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climate-related changes in Lake Tanganyika.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2: 5621-49, doi: 10.1007/s10668-019-00443-z.
- Bulian, G. 201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awater and seascape in Japanese fishing communities: A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of agency and sense of place. In *Proceedings of the XV east Asia net research workshop. Venice, May 14-15, 2015*, ed. D. Brombal, 65-83. Venezia: Edizioni Ca' Foscari, doi: 10.14277/6969-190-4/SR-12-3.
- Cetinkaya, G. 2009. Challeng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the satoyama and satoumi ecosystems, Noto Peninsula, Japan. *Human Ecology Review* 16 (1): 27-40.
- Chakraborty, S., and A. Gasparatos. 2019. Community value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coastal ecosystem services management in the "satoumi" seascape of Himeshima island, Japan. *Ecosystem Services* 37: 100940, doi: 10.1016/j.ecoser.2019.100940.
- Cooney, G. 2004. Introduction: Seeing land from the sea. *World Archaeology* 35 (3): 323-8, doi: 10.1080/0043824042000185748.
- Cordell, J. 1989. Introduction: Sea tenure. In *A sea of small boats*, ed. J. Cordell, 1-32. Massachusetts: Cultural Survival.
-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Cuba, L., and D. M. Hummon. 1993. Constructing a sense of home: Place affiliation and migration across the life cycle. *Sociological Forum* 8 (4): 547-72, doi: 10.1007/BF01115211.
- Devine-Wright, P., and Y. Howes. 2010. Disruption to place attach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restorative environments: A wind energy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 271-80, doi: 10.1016/j.jenvp.2010.01.008.
- Dovey, K. 2009. *Becoming places: Urbanism/architecture/identity/power*.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203875001.
- Ehler, C., J. Zaucha, and K. Gee. 2019. Maritime/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t the interface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Past, present, future*, eds. J. Zaucha, and K. Gee, 1-2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07/978-3-319-98696-8\_1.
- Elden, S. 2013. Secure the volume: Ver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depth of power. *Political Geography* 34: 35-51, doi: 10.1016/j.polgeo.2012.12.009.
- Ellen, R., and H. Harris. 2000. Introduction. In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ds. R. Ellen, P. Parkes, and A. Bicker, 1-31.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 FAO. 2005. *Building on gender, agrobiodiversity and local knowledge: A training manual*. Rome, Italy: FAO.
- Garavito-Bermúdez, D., and C. Lundholm. 2017. Exploring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place among Swedish fishe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3 (5): 627-55, doi: 10.1080/13504622.2016.1146662.
- Garavito-Bermúdez, D., C. Lundholm, and B. Crona. 2016. Link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systems thinking with experienti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2 (1): 89-110, doi: 10.1080/13504622.2014.936307.
- Gee, K. 2019. The ocean perspective. In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Past, present, future*, eds. J. Zaucha, and K. Gee, 23-4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07/978-3-319-98696-8\_2.
- Glaser, B. G., and A.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 Gustafson, P. 2001. Meanings of place: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 (1): 5-16, doi: 10.1006/jev.2000.0185.
- Haggan, N., B. Neis, and I. G. Baird. 2007. *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Paris: UNESCO.
- Haggan, N., C. Brignall, and L. Wood. 2003. *Putting fishers' knowledge to work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ugust 27-30, 2001*. Vancouver, Canada: The Fisher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Hallaire, J., and D. McKay. 2014. Sustaining livelihoods: Mobility and governance in the Senegalese Atlantic.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135-46. Burlington: Ashgate.
- Hau'ofa, E. 1994. Our sea of islands.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6 (1): 147-61.

- . 2008. The ocean in us. In *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 ed. E. Hau'ofa, 41-5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ay, R. 1998.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 (1): 5-29, doi: 10.1006/jevp.1997.0060.
- Hummon, D. M. 1992. Community attachment: Local sentiment and sense of place. In *Place attachment*, eds. I. Altman, and S. M. Low, 253-78. New York: Plenum, doi: 10.1007/978-1-4684-8753-4\_12.
- Jackson, S. E. 1995. The water is not empty: Cross-cultural issues in conceptualising sea space. *Australian Geographer* 26 (1): 87-96, doi: 10.1080/00049189508703133.
- Je, J. G., S. K. Hong, and J. Kim. 2014. Shapes of fishing gears in relation to the tidal flat bio-organisms and habitat types in Daebu Island region, Gyeonggi Bay.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3 (1): 31-40, doi: 10.1016/j.imic.2014.04.001.
- Khakzad, S., and D. Griffith. 2016. The role of fishing material culture in communities' sense of place as an added-value in management of coastal areas.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5 (2): 95-117, doi: 10.1016/j.imic.2016.09.002.
- Kracker, L. M. 1999. The geography of fish: The use of remote sensing and spatial analysis tools in fisheries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 (3): 440-50, doi: 10.1111/0033-0124.00178.
- Laloë, A. F. 2014. 'Plenty of weeds & penguins': Charting oceanic knowledge.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39-49. Burlington: Ashgate.
- . 2016. *The geography of the ocean: Knowing the ocean as a 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 Lambert, D., L. Martins, and M. Ogborn. 2006. Currents, visions and voyages: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the sea.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32 (3): 479-93, doi: 10.1016/j.jhg.2005.10.004.
- Lewicka, M. 2011. On the varieties of people's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s: Hummon's typology revisited.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3 (5): 676-709, doi: 10.1177/0013916510364917.
- Low, S. M., and I. Altman. 1992.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inquiry. In *Place attachment*, eds. I. Altman, and S. M. Low, 1-12. New York: Plenum, doi: 10.1007/978-1-4684-8753-4\_1.
- Lukermann, F. 1964. Geography as a formal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contributes to human knowledge. *Canadian Geographer* 8 (4): 167-72, doi: 10.1111/j.1541-0064.1964.tb00605.x.
- MacKinnon, I., and R. Brennan. 2012. *Belonging to the sea: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of maritime conflict on Gaelic speaking islands in Scotland and Ireland*. Kyle of Lochalsh, UK: Scottish Crofting Association.
-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Manzo, L. C. 2005. For better or worse: Explo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 (1): 67-86, doi: 10.1016/j.jenvp.2005.01.002.
- Maser, C. 2014. *Interactions of land, ocean and humans: A global perspective*. Boca Raton: CRC Press, doi: 10.1201/b17529.
- May, J. A. 1970.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oi: 10.3138/9781487577612.

- McHugh, K. E., and R. C. Mings. 1996.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 (3): 530-50, doi: 10.1111/j.1467-8306.1996.tb01765.x.
- McKinley, E., T. Acott, and T. Stojanovic. 2019.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of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 Past, present, future*, eds. J. Zaucha, and K. Gee, 151-7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doi: 10.1007/978-3-319-98696-8\_7.
- McMenamin, M. A. S., and D. L. S. McMenamin. 1994. *Hypersea: Life on 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Niven, I. J. 2004. Saltwater people: Spiritscapes, maritime rituals and the archaeology of Australian indigenous seascapes. *World Archaeology* 35 (3): 329-49, doi: 10.1080/0043824042000185757.
- Merchant, S. 2014. Deep ethnography: Witnessing the ghosts of SS Thistlegorm.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119-32. Burlington: Ashgate.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65. *The science of geograph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Nietschmann, B. 1989. Traditional sea territories, resources and rights in Torres Strait. In *A sea of small boats*, ed. J. Cordell, 60-93. Massachusetts: Cultural Survival.
- O’Sullivan, A. 2004. Place, memory and identity among estuarine fishing communities: 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edieval fish weirs. *World Archaeology* 35 (3): 449-68, doi: 10.1080/0043824042000185810.
- Paredes, R., and A. L. Hopkins. 2018. Dynamism i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the use of Totora (*Schoenoplectus californicus*) for subsistence in Huanchaco, Peru. *Ethnobiology Letters* 9 (2): 169-79, doi: 10.14237/ebl.9.2.2018.1176.
- Peters, K. 2010. Future promises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the sea. *Geography Compass* 4 (9): 1260-72, doi: 10.1111/j.1749-8198.2010.00372.x.
- . 2014. Taking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to sea: Ocean natures and offshore radio piracy.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177-91. Burlington: Ashgate.
- . 2017. Oceans and seas: Physical geograph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eds. D. Richardson, N. Castree, M. F. Goodchild, A. Kobayashi, W. Liu, and R. A. Marston, unknow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doi: 10.1002/9781118786352.wbieg0541.
- . 2020. Deep routeing and the making of ‘maritime motorways’: Beyond surficial geographies of connection for governing global shipping. *Geopolitics* 25 (1): 43-64, doi: 10.1080/14650045.2019.1567499.
- Peters, K., and P. Steinberg. 2014. Volume and vision: Fluid frames of thinking ocean space.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35: 124-9.
- . 2019. The ocean in excess: Towards a more-than-wet ontology.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9 (3): 293-307, doi: 10.1177/2043820619872886.

-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Rouse, R. 2016. Dynamic fluidity and wet ontology: Current work on the archipelagic North Sea.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7: 572-80, doi: 10.1057/s41280-016-0030-2.
- Scannell, L., and R. Gifford. 2010.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1): 1-10, doi: 10.1016/j.jenvp.2009.09.006.
- Silvano, R. A. M., and J. Valbo-Jørgensen. 2008. Beyond fishermen's tales: Contributions of fishers'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o fish ecology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10: 657-75, doi: 10.1007/s10668-008-9149-0.
- Silvano, R. A. M., P. F. L. MacCord, R. V. Lima, and A. Begossi. 2006. When does this fish spawn? Fishermen's local knowledge of migr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Brazilian coastal fishes. *Environmental Biology of Fishes* 76: 371-86, doi: 10.1007/s10641-006-9043-2.
- Smith, H. D. 2004. The geography of the sea. In *The oceans: Key issues in marine affairs*, ed. H. D. Smith, 5-24. Dordrecht: Springer, doi: 10.1007/978-1-4020-2780-2\_2.
- Spartz, J. T., and B. R. Shaw. 2011. Place meanings surrounding an urban natural area: A qualitative inqui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4): 344-52, doi: 10.1016/j.jenvp.2011.04.002.
- Squire, R. 2016. Immersive terrain: The US Navy, Sealab and Cold War undersea geopolitics. *Area* 48 (3): 332-8, doi: 10.1111/area.12265.
- . 2017. "Do you div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engaging with "volume". *Geography Compass* 11 (7): e12319, doi: 10.1111/gec3.12319.
- Stacey, N. E., J. Karam, M. G. Meekan, S. Pickering, and J. Ninef. 2012. Prospects for whale shark conservation in eastern Indonesia through Bajo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10 (1): 63-75, doi: 10.4103/0972-4923.92197.
- Stead, S., T. Daw, and T. Gray. 2006. Uses of 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Anthropology in Action* 13 (3): 77-86, doi: 10.3167/aia.2006.130308.
- Steele, F. 1981. *The sense of place*. Massachusetts: CBI.
- Steinberg, P. E. 1999. Navigating to multiple horizons: Toward a geography of ocean-space.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 (3): 366-75, doi: 10.1111/0033-0124.00172.
- . 200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3. Of other seas: Metaphors and materialities in maritime regions. *Atlantic Studies* 10 (2): 156-69, doi: 10.1080/14788810.2013.785192.
- . 2017. Oceans and seas: Human geograph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eds. D. Richardson, N. Castree, M. F. Goodchild, A. Kobayashi, W. Liu, and R. A. Marston, unknow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doi: 10.1002/9781118786352.wbieg0759.
- Steinberg, P., and K. Peters. 2015. Wet ontologies, fluid spaces: Giving depth to volume through oceanic thin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 (2): 247-64, doi: 10.1068/d14148p.

- Trist, C. 1999. Recreating ocean space: Recreational consum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aribbean marine environment.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 (3): 376-87, doi: 10.1111/0033-0124.00173.
- Tuan, Y. 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Uehara, T., T. Hidaka, O. Matsuda, R. Sakurai, T. Yanagi, and T. Yoshioka. 2019. Satoumi: Re-connecting people to nature for sustainabl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coastal zones. *People and Nature* 1 (4): 435-41, doi: 10.1002/pan3.10047.
- UNESCO. 2017. *Local knowledge, global goals*. Paris: UNESCO.
- Urquhart, J., and T. Acott. 2014. A sense of place in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The case of Cornish fishing communities.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7 (1): 3-19, doi: 10.1080/08941920.2013.820811.
- Vallega, A. 1999. Ocean geography vis-à-vis glob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 (3): 400-14, doi: 10.1111/0033-0124.00175.
- Vannini, P., and J. Taggart. 2014. The day we drove on the ocean (and lived to tell the tale about it): Of deltas, ice roads, waterscapes and other meshworks. In *Water worlds: Human geographies of the ocean*, eds. J. Anderson, and K. Peters, 89-102. Burlington: Ashgate.
- Westerdahl, C. 2005. Seal on land, elk at sea: Notes on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ritual landscape at the seaboar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4 (1): 2-23, doi: 10.1111/j.1095-9270.2005.00039.x.
- Wiber, M. G., S. Young, and L. Wilson. 2012. Impact of aquaculture on commercial fisheries: Fishermen's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Human Ecology* 40 (1): 29-40, doi: 10.1007/s10745-011-9450-7.
- Winder, G. M. 2019. The ocean in excess: Connecting with the cosmos in European geography and encountering Polynesi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s.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9 (3): 316-9, doi: 10.1177/2043820619878572.
- Worster, A. M., and E. Abrams. 2005. Sense of place among New England commercial fishermen and organic farmer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ly construct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1 (5): 525-35, doi: 10.1080/13504620500169676.
- Wright, D. J. 1999. Getting to the bottom of it: Tools, techn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deep ocean geography.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1 (3): 426-39, doi: 10.1111/0033-0124.00177.

2023年3月24日 收稿

2023年7月23日 修正

2024年3月19日 接受

# Fluid Place

## A Case Study of Ba-Jau (Wang-An) Island in Penghu, Taiwan

Chao-Sheng Chang\*      Kuang-Chung Lee\*\*

### Abstract

The ocean is both fluid and unstable. Geography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cea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also poured in at the same time. Human geography ushered in the four waves of the ocea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n particular, the discussion of (more-than-) wet ontology expanded the meaning of depth, volume, materiality and phase transition for the ocean. Sense of place is the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affective bond between human and place, while the sea is usually considered to be a monotonous and empty space. This article is eager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ea as a place. Taking Ba-Jau Island in Pengh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a experience of 20 islander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the islanders get close to the sea from the beach, and even learn swimming or fishing skills here. Second, the local knowledge of the sea is exchanged through close community relations, and religious cultural beliefs are passed on through rituals. Third, the islanders use local knowledge to stabilize their bodies in the sea, including constructing map cognition, understanding double volumes (northeast monsoon and tidal currents), locating positions in the sea, and dividing sea territories. Fourth, the islanders use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to stabilize their psychology in the sea, such as avoiding special sea areas, purifying the surrounding sea areas, and purifying their own ships. Fifth, whether the islanders enter, avoid or withdraw from the sea depends on 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sea, as well as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nditions. By easing the fluidity of the sea, digging out the affective bond between the humans and the sea, giving meaning to the sea space, and living on the sea with boats, we can then push forward the discourse of the sense of place into the sea.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ernal system of marine sense of place theory consists three dimensions: local knowledge, affective bond, and body feeling. Each dimension not only evolves itself, but also flows with each other, and can be co-constructed into an individual mental volume. The external system is the wet ontology

---

\* Ph.D.,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with dual volumes of sea and monsoon, as well as the more-than-wet ontology through phase transitions. The shaping of marine sense of place is the dialogue and infiltration of triple volumes.

**Keywords: Marine sense of place, (more-than-) wet ontology, local knowledge, affective bond, volume.**